

馮奎璋司鐸逸譯

畢嘉爾貞女小史

公教教育聯合會出版

北京關東店甲一號

## 序

「天主特揀世間弱小的，爲羞辱那剛強的。甚至世間認爲卑下的，可輕賤的，世間認爲無有的，天主也揀選了，爲使那自以爲是的，反歸無」。〔格林多前書，一章廿七八節〕大宗徒聖保祿的這幾句話，正符合畢加爾貞女的一生，和她的事業。畢加爾若翰納不過一纖弱女郎，畢生多病，終且陷於狂癲；然而天主的上智却特揀了她，創立起培植本籍神職班的聖伯鐸善會。

當然，若翰納並非平凡的女士，她有着堅決的主見，純正的意向，事主熱心，待人誠懇，因此她才能完成了偌大的使命。何況他又甘作犧牲，爲她的事業，接受了苦痛，接受了瘋狂。噫！天主旨意，的確深奧莫測；在人事方面來觀察，誰曾料想到，一位多病的女士，能支撐起裨益全世界傳教區的一種善會？但是人意想不到的事，天主却要它成功了。

過去的一九四零年，適逢聖伯鐸善會成立五十週年大慶。法國聖伯鐸善會全國指導會，爲紀念善會的創始人，特約傳教史名作家雷甦爾（Paul Lesourd）先生，寫成畢加爾女士小

史一書，文詞華麗，叙事縝詳。

吾友馮鐸奎璋鑒於是書頗能輔助我國信友，深刻認識畢女士愛主愛人的熱火和百折不撓的超性精神，爰於教課之餘，抽暇譯成中文。深望讀者上體教宗推進我國聖伯鐸善會之聖意，勉效畢加爾女士輔助國籍神職班的遺表，則我國公教的前途，將必大放光明焉！

周連墀

寫於北京宗座  
善會總秘書處

十一月十八日

# 畢嘉爾貞女小史

## 前言

### 本籍神職與傳教

在我們開始敘述「聖伯鐸善會」的創始人——若翰納畢嘉爾女士——小史之先，我們認為需要先談一談「本籍神職與傳教」之重要。我們都曉得，羅馬聖座所創立的傳教區，原非「正式制度」永久不變的，而却是「暫時制度」臨時治宜的；所以凡公教還沒有走入「常態」中，還沒有完備的組織妥善之處，那裏的公教便是未達到傳教事業的終極目的。關於這一點，前任教宗比約十一世在他那不朽的大作——「聖教會已往的成績」通牒上，曾給我們留下這幾句名言，說：「請問傳教的用意何在？不是爲在偌大的地方上，成立基多的教會，並使之久存嗎？有什麼方法，使教會今日在教外人中，卓立不衰呢？爲什麼不用昔日在我們這裏公教所由成立的一切方法：就是用各個民族國內的人民，鐸曹，男女修士……，治理他們各自固有的田園呢？」（教聯會版三十九、四十頁）。是的，本籍神職與傳教是萬分緊

要的，此事有歷史爲鐵証，不容任何人諱言。

那末，本籍神職的召集，爲促使公教在新開的地帶，早日步入「常態」，實在是當務之急。何況，爲顯示公教的至公，破除教外人的錯謬成見，而不再使人目爲舶來品式的宗教，本籍神職更是十二分重要的呢？若我們再就風土人情而論，那當然捨本籍神職班而外，再沒有能認識的更深刻，體貼更入微，了解更清楚的了。我們試再一聆羅瑪宗座的聖訓：「……本地司鐸與本地人民，世籍，天資，感覺與心思皆自相投合，則其能以信德漸摩本地人心，當何等驚奇耶？且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輸誠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隨便進出，往往爲外國司鐸，欲置足而不能者矣。」（夫至大至聖通牒，教聯會版，八頁）。同樣，比約十一世也說過：「……論到外國的傳教士，因其現學的語言，有時不能說明自己的心意，於是他宣傳的效力，勢必減少。此外，尙有其他困難，雖說不常遇到，或能不費難的避開，然而亦須防患於萬一……在那些地方……必須有衆多的本籍司鐸，分佈全區，照管甚多子民心靈上的急需，才能有備無患，防範周全」。（聖教會已往的成績通牒，教聯會版四十，四一頁）。

最後，爲促成教外歸化運動，爲妥善的管理已歸化的教友，本籍神職班，更形重要。這裏我們且不論整個的傳教區，只就我們中國而言吧：人口四萬萬有奇，其中不過三百五十萬公教信友；然而傳教士只有五千位。試問以五千位司鐸而欲兼顧三百餘萬教友，四萬萬外教同胞，如何能辦得到呢？這真感到「稼穡固多工人却少」的聖訓是如何酸楚，如何動人了！據近年來教友的統計，其增加率，每年僅十萬左右，苟如此下去，則全國同胞歸化的日期，還須待四千餘年之後呢！——由此可知，促進本籍神職班的增加率，確實是件刻不容緩的事。爲此，前教宗本篤十五世和比約十一世，都剴切呼籲，而且命令督使，着各當地的代牧和監牧們，極力栽培本籍神職班：『……有幾處……已經起頭開辦了修道院，爲造就本地的修道生，……爲陞司鐸後，令他們盡相當的聖職，……這已是多處創辦的事，余不但盼望，而且發命，令各掌管傳教區的長上，一體遵辦』。（聖教會已往的成績通牒。教聯會版，四二頁）。近代一位傳教學者，曾說過這句名言：『本籍神職班，是傳教事業盛衰的關鍵』。光主教這句話，並未言過其實，亦非故甚其辭，而可說是正中肯綮；因爲，不論在那裏，本籍神職班一日不發達，則此地之公教，一日難以廣揚；本地神職班一日不得自主，一日不便自行治理，則此地之公教，一日未邁入「常態」的步驟，未踏上「常態」的軌道——

。惟是，這個問題，不僅發生於近日，很早很早，羅馬聖座就注意到本籍神職班的重要；特自一六二二年，傳信聖部成立以來，羅馬聖座的屬望更形顯著，而傳教士之努力，亦委實令人感歎不置。今只就我國而論，一八五〇年以前，教難方酣，諸事棘手，而華籍司鐸竟達二百位之多；可見，當時的傳教士們，也很感到本籍神職班的重要。

但是，栽培本籍神職班，設辦修道院，談何容易？事實上非大量的金錢不能辦理。固然，當時法國早已成立了「傳信善會」和「聖嬰善會」，但在一八八七年，「傳信會」的捐款總額，不過六百四十六萬佛郎，而「聖嬰會」僅收入三百四十四萬佛郎；然而除開這兩項捐輸各有所用途外，那餘剩的些許金錢，又焉能一方面足於輔助傳教事業，而同時又供給培養本籍神職班的費用呢？

因此，傳教士等，都寫信給在歐的親友，且又異口同聲的呼求他們贊助，渴望他們都慨解義囊，量力的資助本籍神職班的栽培。我們的若翰納，就在這類呼聲的影響之下，荷蒙天主暗中指引，創立了聖伯鐸宗徒善會。以下的幾章，就是敘述這位創始人——畢嘉爾貞女的行傳，或稱之為伯鐸善會的成立史亦無不可。

後譯者謹誌

目錄

▲前言▼

本籍神職與傳教.....一—四

(一) 童年

家世.....一

母教.....三

告解，聖體與堅振.....五

召叫.....七

避難與歸來.....八

童貞聖願.....九

遠避世俗.....一〇

四種情愫……………一二一

父親的死……………一五一

哥哥的死……………一七一

母女的痛苦……………一八一

(二) 伙助傳教

認識了傳教區……………二四

首先被恩者……………二六

最初伙助之一斑……………二八

偉大的獻儀……………二九

中變……………三一

繼續伙助……………三二

善會初創的動機……………三三

誰是發起人……………三九

(三) 精神攸助

第一封信……………四四

第二封信……………四七

第三封信……………四八

感動了傳教士的心……………四九

(四) 初步

熱火……………五一

做靈魂的母親……………五二

磨難……………五四

進展……………五五

約章.....五七一

初期的成績.....五八一

第一次的說明書.....六二

繼續的成績與努力.....六五

宗座的降福.....七〇

本主教的批准.....七二

出版善會概觀.....七六

(五) 邁進

瓦斯行傳的軼事.....七九

草創修會.....八一

游說與遷居.....八三

進行批准.....八四

尋求受恩者.....八六

章程一斑.....八八

保障善會權利.....九一

(六) 動人之一頁

零丁孤苦.....九九

神師與依恃.....一〇二

羅馬巡禮.....一〇五

走向熱心的高峯.....一〇六

幾段日記.....一〇七

(七) 割愛犧牲

尋求繼位者.....一一三

芳濟傳教修女會	一一五
辭職	一一六
回里靜養	一一七
狂病的朕兆	一一九
絕筆的遺書	一二一
大病襲來	一二五
忍苦與收穫	一二九



聖伯鐸善會創始人



類仁兄弟繪

畢嘉爾母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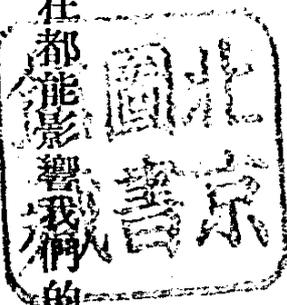


(一) 童年

各人都曉得，我們呼吸的空氣，注視的風景，遊歷過的地方，在在都能影響我們的一生。如果你不走遍了亞奈西的大街小巷，你便不能深刻的了解撒肋爵的生平；你不飽嘗了清晴天色的溫柔，你便不明瞭五傷芳濟的事業。還有，我們若不曉得他們生長的家庭，父母兄弟的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所經的遭遇，我們便更不會瞭解他們的所以然。譬如聖芳濟如果沒有慈善熱心的母親，又不經他父親的拋棄，究竟能否成爲千古不朽的聖人？依納爵如果不是因戰受傷，他能否回頭改過，那也是問題。那末家庭的環境，四週的遭遇，多能影響於人之一生。爲此，我們先把畢嘉爾女士的家世、遭遇、性格，略述如下：

家世

加祿，味道爾，畢嘉爾先生，是一位人人敬重的法官：歷任於腦爾登省的茂爾達，古當



斯等城；處處政聲載道，很有清廉明敏之譽；最後受任加銀城，擢陞爲高等法院顧問官。原是，一八二七年，加祿先生，生於法國里修城。他的先世，都業雜貨商；父名若望維多利畢嘉爾，母名芳濟佳買地維。加祿先生於一八五五年，和茂爾達城的一位公証人，高典先生的女公子、斯梯望舉行結婚禮。婚後共生有子女二人，男名雷愛，女名若翰納。前者生於一八五六年，後者則於一八五九年，生於里修城。

這個小小的家庭，不只是在物質生活上，豐衣足食，無所欠缺，而且在智力的秉賦上，也是聰穎過常，超人頭地。但是一談到他們的健康，那便使我們傷歎不已了：一種遺傳的病根，世世代代地，都壓迫在子女們的肩膀上；每個人都害着腦神經不可治療的病症。若翰納女士，便是在一九零六年，因着神經衰弱，而陷入了嚴重地頭瘋症，直到她死時，總未有過常時期的清醒。她的父親呢，大約是因了神經憂鬱遇甚，終於在一八七八年自盡於嘉安城。她的外曾祖母，則是因了神志的昏迷，吞食了藥肥皂水，中毒而死。她的外祖母呢，到了年高的時期，害了三月的熱心狂，因而傷生。還有她的母親，若翰納一生事業的唯一助手，後日患的是腦充血，很悲痛而慘苦地死去了。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我們要驚訝地看到，天主

將是如何會從惡中取善；我們也要更驚訝地看到，若翰納女士，雖稟有這樣的遺傳病根，但正是因此，在天主上智的指導之下，創了伯鐸善會，催促它的進步，力迫着它成功。我們也要看到，這一派的最後根苗，畢嘉爾貞女，是怎樣爲她的家人：自盡的父親，冶遊的長兄，受盡了痛苦，接受了狂癩，自獻爲犧牲補贖了他們的罪債，歸光榮於上主。

## 母教

畢嘉爾夫人，生性不很柔善，許多人談到她的時候，都肯定她有些高傲，孤僻，凜然不可接近的態度。她雖情感淡然，可是她的宗教意識，非常濃厚，事主熱心，勤領聖事：每日必須參與彌撒，朝拜聖堂；且有多疑，心窄的毛病，所以在靈魂星點的小事上，就必須稟明神師，請求意見，總不自作主張。對於她纖弱多病的幼女，則施之以修會的教育。若翰納生後數月，患了一場大病，經歷了無限的痛苦與打擊；因此優美的童年，便在這靜寂孤冷中度過。她整個的習慣，無論是精神的，肉體的，都帶着母教的痕跡，都受着母親護衛與指使。日後她會自己說過：「天主待我，一如一棵柔脆，嫩弱的小草：必須使它永留地皮，迴避着

風吹日晒，雨打雹衝。無疑的這地皮，便是她母親的懷抱了。所以，關於我們的若翰納童年的歷史，我們不能多寫。畢嘉爾夫人，深刻的給她的幼女，刻上了宗教意識，甚至連心窄一

的毛病，也傳給了她。但是天主的上智，在若翰納的心性上，却印上了她母親所缺少的和愛

淑嫻。

母女的熱心，既是如此；那麼我們便很可以想到，畢嘉爾先生與雷愛的冷淡疏忽，使她們是如何傷痛。另外若翰納的熱心，也更因此而倍增了。她們緘默的苦求着仁慈的天主，垂憐她們的家庭。果然；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因了母女的熱烈祈禱，畢嘉爾先生回頭了，但只是作了個恪守教規的教友，並未恢復了原始的熱心。至於雷愛呢，當他在巴黎攻讀法律的時候，很快的染上了青年的壞習氣，開始度着浪漫的生活。因此童年的熱心，愛主的情懷，一落千丈；聖事也不再去了，他熱心的妹妹，日後想起哥哥在巴黎和其他處所，度過的浪漫生活，以及因此而生的嚴重效果：——二十年後，一位青年，自稱是她的姪子，來向她索求金錢。——她每蓬想起這些：立刻便以手掩面，不知是羞慚，是恐懼，是祈禱？……但母女的祈禱，究竟也不是雨打頑石，毫無結果：日後雷愛畢嘉爾，在他遇險留宿的十日中，向

他在露德，在維喜的母親和妹妹，寫信報告了他的痛苦，他的呻吟，報告了他許願上主，並要實踐他所許的一切。果然最後，一位司鐸，在他彌留的時刻，給他傳了終傳聖事和末次的解罪。

### 告解聖體與堅振

若翰納畢嘉爾女士，自幼多病，所以她並不好那劇烈的兒戲；只是安穩的生活下去。一八六九年，初領聖體前六個月，正是聖誕節日，一位聖德不凡的神父，聽了她初次的告解，給了她初次的赦罪。日後她會承認這位神工神父，給與了她很好的教訓。她的母親也乘着這良好的機會，給了她不少的勸告與指導，另外也加給了她不少的安慰。因為若翰納，每次告明她那兒童的瑣罪時，常是淚珠點點，痛哭不已。是的！痛哭罪過，固是好事，但不可只是哭哭了事，重蹈舊轍。原來，淚珠從兒童的眼內，尤其是多情的兒童的眼裡，是極容易流出來的。只須你當着他們，說些得罪天主的可惡，與耶穌所以受盡苦難的原由，和因為罪而得的效果，兩兩相比一下，那麼你一定可如願以償。這種教育方法，固無可非議，不過所得成效

，對於熱心事業的前進，並不是信賴，而只是羞懼罷了，倒不如加以撫慰，把小耶穌的愛情，喜樂，細心地灌輸給他們，使他們信懼兼有，在德行的道途上，更能猛進！

一八七零年，五月廿九日的清晨，我們的若翰納在古當斯伯鐸大堂中，端肅地，莊重地跪上聖體欄杆，從本堂神父的手裡，恭領了天上神糧，初次聖體。這件事表面看來，似乎無關緊要，但實際上全能的上主，却當着她這初次光臨的刹那，在她的心坎深處，撒下了良好的種籽。

因了華諦岡公議會，主教們個個離開了自己的教區。所以畢嘉爾女士，只得等到一八七一年，方得從古當斯城主教，拔瓦手中領受堅振聖事。她多年以後尙自己申斥着自己，未曾經過齊全的準備，便領了堅振聖事。原因當這年高德邵的主教，舉行大禮時，便向她加以考問。幼小的她，當着如此的光景，不禁驚惶失措，竟而不知所云的，肯定了天主只有一位。四周的神長，都不禁失聲，伯鐸本堂，更有些難過；因他反心自問，在他的要理課中，我們的若翰納原是最好設難的一位，每次都是她舉起手來，問個一清二白。對於要理研究，既是如此的專心致志，爲什麼竟會這樣答應主教？

## 召 叫

其實若翰納，已經是一位熱心的幼女，再加上母親的善表，更激勵她的向上，使她生活在虔誠熱愛之中。所以十歲時，她便感到天主，已和她神秘的談話了。

同時或許是因了她想追隨天主旨意的緣故，她有極端頑強，出奇堅忍的性格。當她決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寧願因困乏而致疾病，也不肯自認困乏。她固守着如此的個性，對於任何事件，總是百折不撓，總是不肯畏難苟安，聊且唐塞。她那偉大的事業，普世界的伯鐸善會，便是在這種堅忍不拔的意志中，得以創設完成。否則她那澤及萬方的善會，一定在開始的初期，便要雲消霧散，或至少是終其一生，不能有所成就的，爲了善會，她會堅苦的奮鬥着，直到病苦逼迫她脫離關係的時候，她的勞苦吃力，從未一刻止息。爲此，馬都雷地方的傳教士，見她這種的努力恆心，排難解紛的精神，都號稱她爲鐵頭女士。

初領的時刻，若翰納便自信聽見了天主的召呼，但她的可憐脆弱的身體，總不許她服膺入會的志願，實行她的夢想。然而這聖召的意識，却永久的追隨不離，存留在她的心坎深處

，最後的幾年，在她意識清醒的時刻，她依然懷念如此的志願，懇切的呼求着天主，究竟是否讓她踏進修會，而度那隱居生活。一九零三年她會這樣說過：「天主不能在我的心坎中，空空的激起這樣的意念，我相信早晚有一日，這種意願，在我死前一定要實現的！唉呀！但是要遲延到何時呢？……」很多次，她也想盡方法，企圖着實行她的修會生活，然而畢竟是泡影空花，終究未曾實現。

### 避難與歸來

一八七零年，外戰突起，內亂大作，許許多多的兒童，飽嘗了生活的經驗。若翰納當然不是受時代洗禮的一個。但誰又敢保，不久的將來，整個的法國，不陷入水深火熱，兵燹鋒鏑之境？加以到處謠言蠶起，人人驚心，禍亂的範圍，隨時的擴張。另外新聞的傳來，率多過甚其詞，花樣翻新。實際上當時法國，也真是到處殺燒搶掠。畢加爾家人，處此環境，以爲避難他方，倒是上策，於是便離開了古當斯，在日爾西地方，避居五月之久。若翰納在這五月的時間，因着找到的告解神師，德才並茂，經過五月的慰勉，教促，勸告，她的心靈上

發生了鄭重的思想：她的熱心，愛火，都增長了不少。

回到古當斯，她便加入了本堂的聖母女會，什麼禮儀，聚會，避靜，逐如此類的神功，在在都使她感到濃重的興趣，快活的意味。這位熱心多德，潔白無瑕，天真爛漫的年輕弱女，自持有節，且能遠離世俗，而不受世俗勾引。所以她雖在這十幾歲好動的年齡，仍能只知善事，而幾乎不知有惡的存在。這真是難能可貴了。

### 童貞聖願

大約在十三四歲的時候，若翰納對於修會生活，更感到了十分的興味。一日，她取過聖喜拉戀，致女兒的那封珍貴信件。她看見喜拉戀聖人，給他的女兒，反覆證明，童貞是如何的高妙，如何中悅天主聖意，如何是救靈升天的法門中，最妥切，最逼近，不二的法門。：她動心的，興奮的，一讀再讀，玩味，尋思着這珍貴的字句；終於看清了，童貞是標準的美德，是她的鵝的，是一個不可比擬，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她便誠懇地發下了誓願，許下終身保守童貞：將自己的一身，完全獻給上主。『幾乎也是同一時期，她參與了古當斯加

爾默羅會避靜結束的典禮，那時她十二分希望，能永久的服膺修會生活；永久的留於修女中間。此後的時日，她常是滿懷高興的，去拜訪這座修院，也總未生過厭倦。院長厄米里姆姆，想像她不久之後，或許是一位求入會者；或者至少她要成一位獻身天主的人。於是對於她，便苦心孤詣地下了耕耘的工作，隨地指點，使她日漸趨向修道生活，厭倦犯罪的花花世界。一天，姆姆給了她一張小像，像上畫的是一個美貌的女郎，滿手的珍珠，鑽石，但在她的後面，遠處，有着殯葬的儀仗，一座坟墓，像上的字跡是：後來呢？後來怎樣？這帶有寓意的表徵：在我們的若翰納多情的心靈中，產生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此後她在加爾默羅的修院中，每逢聽到吟詠的歌聲，『乃救我等於危時』，她的意識中，立刻感到『危時』的意義，是指的世俗的危機，與那陷人於罪的快樂。

### 遠避世俗

一八七四年，畢加爾先生榮陞加銀高等法院顧問。若翰納時已十五歲。年齡雖尚幼稚，而她却已窺出，在世俗的快樂中，蘊藏着多少危機與無味。他所以窺出世俗的無意味，是從

遠處去看，而並非由於踏過危機的經驗而生，因為她的母親，時時處處，縝密地，包辦地，防範着她的女兒使她遠離世俗；不只是遠離那些足以髒污靈魂的世俗事物，而且連那能輕輕傷害於這棵潔白無損的珍珠的一切世事，也都謹慎防備，不使插足其間。畢加爾夫人，總未讓她的愛女，看過一冊小說，聽過一齣歌劇。相反，她却施與她的愛女，超過水準的教育，至少遠遠超過當時女子所習受的教育；愛工作喜用功，好讀物的心情，佔住了若翰納整個熱烈的靈魂，另一方面，對於母親的意願，與命令，沒有不是先意承志，奉之唯謹的。每天她陪了母親，共同去望彌撒，從十七歲半起，若翰納每日清晨，跪在聖體欄杆，恭領聖體。如此給予了她的熱心生活，超凡的勇力和快慰。

畢加爾夫人，本來不好世俗氣派，這我們是知道的。因此，她在加銀，也同在別處一樣，雖然官場中，有不可避免的應酬往來，但她非萬不得已時，總是設法避開交際的場合。可是若翰納，現在已十八歲了，雖然入會的志願，一天天的，在她的心中增高起來，但也必須開始踏入社會中去了，這在她一定是要感到淡薄，無味的，她的心中，早已印下過甚的「世俗是虛假的，危險是衆多的」印象，早已有「到處罪罟，到處棘茨」的觀念。每逢她想到，她

也需要和世俗人交往時，她便立刻感到驚惶，恐怖。因此十八歲的芳齡，更使她加強了過甚的敬畏。這種情愫，束縛着她的靈魂，不使她向社會中走去。

#### 四種情愫

怯懼、敬畏、端莊、勞作，是若翰納的四種特別情愫：怯懼使若翰納遠離了世俗。若翰納說，這是天主的一大特恩；在諸恩之中，她會說過：「怯懼之情，令我喜愛孤獨，喜歡與父母同居，而使我遠離其他紛華的世界。怯懼，屢次使我在公共場所，雖自信我所能作的事，也都告失敗；這樣，驕矜自恃的毛病，漸漸的脫離了我的心靈。」

過甚的敬畏之情，使我們的若翰納，戰戰兢兢深恐自己的心靈，陷入任何的危險。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她寫了以下的幾句話：「我還記得我十八歲的時候，讀着師主篇的一節，我感動至極，遂就同着師主篇的作者，作了以下的祈禱：「主呀！你在那不是你的一切事物中，給我放上苦味吧！爲使我能割斷一切受造之物的牽連。」此後我屢次看出，我的志願實現了：苦味的波濤，滾滾的湧在我的生活上；但因了天主的扶助，我並不會感到反

悔我童年無知，一片熱誠的苦心中，向天主所說的這件事。」

敬畏之外，若翰納又最注重端莊，甚至她的端莊，竟一變而成踟躕，腦臆，她以為醫生的聽病，是一件討厭的事。其他的檢驗，她更是深惡痛絕。這固然為她的健康，有了很大的影響；但她絲毫不顧及。在她的一封信上，她會清晰地寫着：「媽媽對於「這些」。很不贊成。當然他以為如果必要時，去見醫生並無可非議，不過她常想醫生們在這類事上，不免有些過於……我近來病勢加重，早該前去就醫，只因害怕醫生，照他上次所說的檢驗身體遲遲至今未去。我很願將我一身，完全獻給天主，使我避免這一切。昨日清晨，我穿衣時，把我的心，整個獻給天主，忽然我發生了個意念，就是求好天主，使我多受某某病苦，只要他肯使我不受那甚於苦痛，而是我所最怕的醫生檢驗便行，一定我們的好天主，他能够如此，或是開導醫生，或使我症候轉入另一情形。反正我以為他該當援助我的意志，……請你為我代禱祈求天主，給我保護着這神聖的端莊，至死不懈……」

然而她並不是一位安靜的女子，相反，她有着焦急的性情，火山般的暴躁。無論什麼，她總不肯半途而廢作不到好處。她的準備是快速的，她的主意是堅決的，她的意向是純正的

，心火勃勃，志願偉大。她爲避免醫生的多少檢驗，多少麻煩，竟不惜運用以病療病的方法

勞作，我們都知道勞作是神聖的；但是不少的人，不肯爲自己去勞作，更不用說爲他人勞作了。我們的若翰納可大不其然；她視勞作爲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歇息。她說：『勞作和祈禱聯合一齊，永久是我的安慰，我的安息。母親和我，我們一有了空間，立刻我們就從事縫紉；行路時，火車上，候車室中，驛站上，在在都是我們勞作的地點。勞作的興味，整個的佔住了我們』。更可奇的，她們的勞作完全是爲人；她們犧牲了全部精神，無聲無息的秘密行善。她們孤獨而隱晦的工作着，不斷的爲窮人作衣服。至於爲傳教士做祭披，祭衣，大白衣，祭台布，以及其他，那是她們最得意的工作。這些祭衣做作停當，起初藉着宗座善會，寄去傳教地帶的各個區域，後來她們更不經任何人手，直接寄去傳教區域，她們曉得各方的需要，龐大無垠；工作的領域，廣漠得很。於是她們便日夜加工，極度的勞動。但她們非常高興，因着這類的工作，加增了她們補助傳教士的興趣，終於想到了爲傳教事業最有實效的方法——伯鐸善會的組織。

## 父親的死

一八七八年正月二日，畢加爾先生忽然逝世了。傳聞的消息，都說他是因患腦充血症死的。實際上，他却是自戕傷生。我們可以設想，畢加爾先生的逝世，使她們母女二人，感到如何的慘痛。即以人情而論，死去了她們的親愛者，怎能不傷心慟哭？何況她們母女，既是極熱心的教友，而她們的愛者，又是如此光景的死去！所以她們的苦痛，是雙重的，超乎尋常。因此，畢加爾先生埋葬之後，母女二人爲了亡者的靈魂，做開了空前熱烈的祈禱，祈求天主，寬恕這一個岐途的亡羊。若翰納呢，用的方法更是新奇，她爲了救援她極愛者的靈魂，自己獻作犧牲；獻上了她的十八歲的青春，獻上了她如花的歲月，獻上了她的生命，她的一切，作爲救援父親的代價；『不拘是什麼患難』，她都願甘心忍受。廿五年後，對於此事她說：『從那時起，我生命史的每頁中，充滿了苦患……我相信天主垂允了我的祈求……』

父親死去的第一效果：是使若翰納完全脫離世俗，退出繁華的社會。此後他們母女二人，退到深寂的幽靜中，熱心的生活着，更樸素更與衆隔離的生活着；但是母女的連繫，也因此更

增長了許多。在若翰納奇恩表上，對於此次的奇恩，若翰納有了以下的言語：

「我十八歲時，父親死了，使我穿了孝服。那時正值我要被迫走入世俗的時候：苦痛固然重大，但保護我的聖寵却是更大。第一個聖寵便是隔離世俗，避開虛幻。」在痛苦中，我也習慣了祈禱，又使我同母親緊緊的聯合，不再分離，以便安慰她的風燭殘年……」

修會生活的心願，永不止息地追着她的步履，她曾一度，想邁進聖萬桑仁愛貞女會。可惜她的健康，不容許她如願以償。一九零三年六月十四，她給一位朋友，述說這事的原委：

「我廿來歲的時候，如果我的健康許可，那我一定戴上雙角白帽子。爲什麼我有這邁進萬桑仁愛會的趣味？我也不能自知。無疑的是，因我不能正確解釋，更是因我黃瘦的面容，可泣的健康，遂使我的告解神師給我說：且等待幾時。我等待着，雖然入會的意願，時時的催促我，我依然痛苦的等待着，我吃力地求了天主，媽媽也求天主；天主的上智，對於此事的措置，真令人難測，最後反將我們泊向傳教事業」，若翰納爲了聖召的得到，祈禱而外，還作了無數的善功。做了些肉體上，心靈上的克苦。但天主的上智，要使它創立伯鐸善會，那裡肯讓她無聲無臭的邁入修會，過那隱居的生活？

## 哥哥的死

一八八七年八月廿一日的清晨，里修城街上，已經行人擾攘了；忽地：不知從那裡跑出了一個青年，渾身火龍似的，狂呼着「救命，救命！」他穿過了幾道街巷，瘋子一般地奔着，滾向水溝中，最後跑到一個自來水箱前，懇求大家，熄滅他那因酒精爆炸燃燒在他身上的火。這時，火已侵蝕了他的衣服，燒了他的肉體，大家很快的繃裹了他的創傷，將他抬回寓所，又請來醫生，盡心的照料診治。無奈血管閉塞，終於十日以後，窒息地死去了。年齡不過卅一歲。這位死去的青年，就是若翰納的哥哥雷愛畢嘉爾。他自一八八二年，任里修城民事法官；生來處事精明，判決適當，再加上他那活潑，興奮，認真盡職的特長，和那技術的天才，很短的期間，便博得了多人的同情。他的前途，開展着無限的光明，來日的擢升，是不言而喻的事實。然而天主收去了他的靈魂，自另有深意在，天主的深意，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是為斬斷畢嘉爾母女的籐葛，使她們一心一意的，為天主而工作，為傳教而效勞，為本地神職班而運動，而服務，而給予極大的援助。自此，若翰納又一度獻為全燔之祭，決心的

爲天主犧牲。「麥粒不落地而死，不能結得果實」，人不完全犧牲，怎能榮主救人。從此以後的若翰納，生活便有了定向，有了標準，決定了她一生要作的事業，這裡我們很可以大書特書：一八八七年九月一日，是她哥哥的死日，同時却也是伯鐸善會產生的胚胎。

### 母女的痛苦

前邊我們說過，若翰納的哥哥，並不是熱心的青年，反之他還是行爲不檢，犯罪多端的青年。而現今又在如此的境遇下死去，這爲熱心的畢嘉爾母女，當然是無限的難過了，母親爲了愛子哀禱，不知增加了多少，痛淚也不知淌了多少。爲若翰納呢，目下則又是一個獻作犧牲的良機，九月七日，她們給在日本的一位法國傳教士，魏里用神父，寫了以下的一封信，從那裡，我們可以充分的看出，死去了雷愛給她們增了如何的痛苦。

「我的神父，我的神父……您怎能相信我們的不幸，我們的愁腸……我可憐的哥哥，我可愛的雷愛，九月一日，忽然長盜謝世了。當時我們正旅行朝聖在遠方之地……我怎樣能有偌大的勇氣，給您寫這一切！……呀！但我想到了您要爲他所禱，硬爲他將天門打

開；另外也爲我們祈禱，支持扶助我的衰弱無力……我願意立刻知道我們的不幸……是  
的！我的好神父，我們正逗留在維喜的時候，這可愛的孩兒，向我們寫信說：「我的手被燒  
傷了！……我弄炸了一隻酒精燈，使我輕輕受了燒傷；醫生的拍電也令人滿意……沒有  
一些危險……」。

天主呀！天主呀！我們走向露德，在露德祝福的山洞前……我們正要拜別的時候。哦  
！我的天，我們怎堪受到如此的大苦？拍來了一份電文，主啊！我怎樣會有勇氣轉身投向了  
母親的懷抱！……可憐的媽媽……在這廿四小時的行程中，回來的道路上是何等無慰……  
……，我們喊着叫着，願意好天主所願意的，但又不敢相信我們的苦痛不幸，……這只是在  
里修雷愛的寓所裡，我們才曉得了他彌留的末刻，天主的仁慈，賞給了他聖寵，使他得到了  
最後的解罪，與終傳聖事。

我的神父，我們有了無限的安慰！因爲可憐而可愛的哥哥，他給我們寫過：這恐怖意外  
的指示給他，向好天主許了願，而他必要實踐所許……噢！好天主想必也沒有擯棄他！

我的神父，我的神父，我們不曉得——這座美麗的聖堂需要我們多少心力？……我們原

想給你一些金錢，不料現在却該是痛苦的淚，撕碎的心，燒焦的犧牲。我再沒力跑在您的足下，我的心已碎了，已因苦痛而碎了。……希望大家祈禱吧，懇求上主吧！我抱着極深的苦痛，寫給了您這一切。」

若翰納畢嘉爾上

這封信的後面，畢嘉爾夫人，又加上了幾句：

「我親愛的神父，請您降福一位不幸的母親吧，請您哀求仁慈的天主，接收我們的雷愛吧……再會！主旨奉行！」

斯德望畢嘉爾上

在若翰納的兄長死的前幾月，若翰納重新患了一場大病。她的心靈中，在仔細的回憶着，嚴刻的思索着，她的生活方式，是否過於世俗氣派！梳裝是否違反樸素的規則。在她那心窄的靈魂中，她認為與世俗還未曾完全脫離；生活的方式，也不是真正基多化；所做的一切，絲毫不相稱天主賞她的特寵。於是她決定了，要更嚴格，更克苦的，生活下去。因了哥哥的死，更決定她的立志與意願。在她的內心日記上，他寫的說：「無限的痛苦，無限而至深

的痛苦，它在我整個的一生，投入了孝服，投入了苦腦。此後我看見一切事物，即便是快慰人心的天然美景，也儼然如同罩了一條黑紗。這原是一個特恩，第二次召叫我，使我斬斷世俗的籐葛。爲了救援長兄的靈魂，使他不陷入永久的苦獄，而得早脫煉苦，速升天國。若翰納也一如幾年前，爲了救父親的靈魂，甘自獻身給仁慈的天主；要求了他多多遣來痛苦與艱辛，自此以後，她心靈中，從未得到慰安。多病的身軀，從未止住受苦，操心多慮的靈魂，從未認識平靜。『二十七歲時，——她的日記上說——我的視線所及，一切都是黑暗，我不願聽任何人的勸告，我以爲畏懼天主，較比愛慕天主，還更完善。』啊！這是何等的苦痛，何等淒涼，但天主上智的措置，實在奇妙，令人難測其萬一，畢竟從這精神肉體，飽經苦患痛苦的當中，鼓動起一種，爲聖教會的來日，在廣揚傳教的工作上不可缺少的事業。因着這種事業的創興，聖教會得以大量的收穫，日日奏着凱旋的高歌。天主惡中取善的格言，觀此而益信然。



## (二) 扶助傳教

畢嘉爾母女先是加入了宗徒善會，不停的爲傳教士工作着。按宗徒善會的基本原則，是在做成一些物品，供給傳教士們敬禮天主之需，這宗徒善會，是在一八三五年，正式成立於法國境內。它的章程上，有這樣一條：「援助本籍修士中缺少費用者，並担承他們的教育用費，以使他们達到司鐸的品級。實際上，宗徒善會，因着種種原因，資助本籍修生的事實，只是在一八七一年方得實現。當一八七〇年時，畢嘉爾母女，還未曾有組織聖伯鐸善會的計劃時，宗徒善會已接得了不少的土地金錢，專爲栽培本籍神職班而用。但這宗徒善會幫助修道生一節，和它的活動範圍，直到如今，我們還不曾十分明瞭。

畢嘉爾母女，並非直接受到「宗徒善會」的影響，才來建設她們的事業的。不過她們是藉着宗徒善會，才得和外方司鐸來往，才得認識了傳教區的現狀需要，才能設想怎樣資助本籍修道生。這樣說來，宗徒善會——翟晒納女士的事業，似乎可以稱爲伯鐸善會的先河呢。

的確，畢嘉爾母女早已開始爲傳教區工作着，但在一八八三或是一八八四年的時候，她們的獻禮，不再由宗徒善會轉寄了。原因：是在這年，宗徒善會的總指導機關遭受了劇變。這次的劇變，幾乎使各教區內的會員，皆大受其影響。所以她們便開始直接與傳教士來往。直接給他們寄去她們的工作物與獻禮。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她們是如何的不遺餘力，鎮日地埋首工作。她們生活的大部，幾乎是完全犧牲在這隱晦，愛人，熱心，勤勉的工作中了。若翰納畢嘉爾，當她開始從事協助傳教區域時，她只願犧牲了一切閒暇時間，而去工作。至於金錢，她每年不過獻出五十佛郎。但因了天主上智的安排與鼓勵，她的興味逐漸濃厚起來。不久的將來，要有一日，她將整個地去專心協助傳教，日日茹苦含辛，甚至犧牲了一切所有，並且爲了傳教事業，受盡了苦難艱辛；結果又獻作了全燔的犧牲。

### 認識了傳教區

爲傳教區域而工作的畢嘉爾母女，不時地寫傳給教士們，幾封安慰鼓勵的信件。因此她們也從傳教士手中，接到了感謝，求援，並敘述傳教艱難，經濟缺乏，活動成績，工作勝利

或報告苦患與快慰的信件。這些信件，作了我們後日寫傳教史的重要資料。我們知道：原來是這些傳教士的信件，給了歐洲人傳教區的知識，使他們認識了近東，和遠東，一切可泣可歌的事實。也是傳教士的信件，喚醒了無數的聖召，激起了無數的善願，直接簡接造出了無數的聖人善士：致命者，精修者，施惠光明於公教者。這一切的一切，真使我們罄竹難書。苞麗納雅立格之創設傳信善會，原因在此，畢嘉爾獲得救己救人之照永明星，找到升天逼直的康莊大道之原因，亦不外此。這些寶貴的信件，並且引起了她閱讀傳教士行傳的興趣，先則激起她的好奇心，使她願意認識遠東傳教士與教友為主致命之偉大事蹟；繼則：使她高興地，埋頭在閱讀德奧法諾維那爾，與其他致命的歷史裡。不久之後，她深刻地明瞭了本精神職班的重要；不久之後，她又清晰看出，一方面，對於傳教事業，大多數的公教人尙未曾認識清楚。而另一方面，多數的教外人則對於升天的道理，還是一味不知。多數的歧路亡羊，尙不能同歸一棧。無量的寶貴靈魂，還依舊坦然的，走着萬劫不復的地獄之路。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啊！同時她也看出滿全這種動人的工作，是如何幸福，於是她的救人心火，遂一即白熱化了。整個的思想，盤據在她的腦海中，使她坐臥不能忘懷的，想到遠方去，挽救人

靈。但是可惜的很，脆弱的身體，多病的健康，總不許她邁進傳教修會的大門，而達到目的，這樣，她那如炙如焚的心情，努力服務的火焰，亦只有空吐煙氣，徒嘆奈何而已！

### 首先受恩者

傳教區域的司鐸，與畢嘉爾母女，來往最多，關係最深的，要算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司鐸了。當她們母女，由嘉安去巴黎旅行時，每次她們要住在巴克街，修院近旁的旅館，每次也必要到傳教會的會計處，特外拜見那位管理中國高麗日本傳教事務的慕丹神父，且獻些禮物。原因茂爾達有一位年老德邵的聖心會修女，名斯達尼白德龍的，——她在一八八一年左右，曾作過若翰納的教師；她深深曉得她們母女二人，極為關心傳教事業，於是她便給她們介紹了她的一位親族，傳教日本京都的神父，請她們為她幫忙，寄送財物與恩惠。這位神父，便是首先受惠的魏里用神父，不久之後，更有很多的傳教士們，受到了畢嘉爾母女的周濟與鼓勵。

原來，這些困苦中度生活的傳教士，永遠是缺少着金錢。因此畢嘉爾母女，便不斷給他

們，尤其是給魏里用神父，寄去多量的彌撒獻儀，聖像聖物，一百至五百佛郎的鈔票。傳教士們接到哀矜，無疑的是十分高興，而他們的感激之情，也是令人奇妙，他們向畢嘉爾母女，寫了很多的謝恩信，感謝她們無量洪恩。但也不停的講給她們母女，傳教區的需要，幾乎是無限度的；也陳說給她們，如何而能使傳教區必需的金錢，源源的增進，不致有缺乏之虞。啊！可憐的傳教士們，四處的尋求哀矜，以便救人靈魂，光榮天主。但那裡有大量的施主，肯永久的慷慨解囊，扶助你們的危困？那裏有無數的富翁，深明透澈你們的高貴職務與使命，而肯不遺力的援助？若非是真誠的信徒，誰又深刻認識瞭解你們的所需？多少的富戶為自己，有花費，浪用無限的金錢；而爲了傳教，是不是只給一兩次，便不肯再爲捐助？但是你們放心吧！我們的畢嘉爾母女，她們絕不是如此的人，她們深深了解你們的使命和你們所冒的危險；了解你們所應供給的精力；了解你們所應維持的事業；了解你們所應建築的工程；所以她們定要永久的幫助你們！並且來日還成立一個特殊的機關，專爲輔助本籍神職班。希望天下一切的人都能了解這一切的一切。但是在什麼時候？！

## 最初伙助之一斑

畢嘉爾母女，盡力的協助傳教，這是我們知道的。但初年的活動情形，我們都多所未聞，請讀下面的信件，便可窺其一斑，這封信是斯達尼修女寫給魏神父的：

『可愛的神父！

……我已年老龍鍾，走上了山窮水盡之途，我深怕將來，我死之後，有害於你與畢嘉爾太太的往來。所以我懇求她，依然繼續地援助你的傳教事業。『放心吧，她答應我說：我永久的援助他，魏神父已成了我的長子』，親愛的表弟，你曉得這位慈心的太太，她已繼承了四位傳教士，個個都需要她的幫忙，她那援助傳教士的熱誠，真令我們驚奇不已；但她總以為是不足。爲叫你更深刻的認識這個美麗的靈魂請聽這件新近的事實，一位原籍茂爾達的傳教士，當他航赴西非之前，他來辭別他的家人，家人固都端方，守規，但貧窮得很。當下本堂神父和我們修女院的司事神父還有幾位別人，斂錢捐助這位赴非洲的雷公德神父，這是那位傳教士的名姓。當這事發生的時刻，畢嘉爾太太，正從嘉安來到此地。她去見了這位神父，自

慶得以認識了這位司鐸，並獻給了他一些禮物。但夜裡她輾轉不安，澈夜不能入睡，覺着給神父的錢太少了。次日，天方亮時，她又急忙走向那位神父的家中，另外又加上兩倍的獻儀，並且要求他嚴守秘密，連他的家裏人也不許知道。」

### 偉大的獻儀

一八七九年，魏里用神父，邁進了充盈着一千一百僧侶，滿佈佛教空氣的京都，他企圖在那裏，創設建築一個會口，再蓋上一座聖堂，為顯揚那位幾百年前，首先踏進京都的大宗徒，聖芳濟沙勿略。但魏神父在那裏遇到了諸般的困難，很多的障礙；僧侶排斥他，民衆不信任他，經濟又不大充裕。這些情形打動了斯達尼修女的慈心。於是魏神父再度的，又因了這位修女的介紹，獲得了畢嘉爾母女的同情與慷慨。此後魏公經濟上的困難，雖然可以解決，但逆心的事件，依然紛紛的壓在他的肩頭。一八八五年的九月，他的一位得力的傳教先生中野氏多默，謝世升天。畢嘉爾母女原來曾許過一些金錢，為蓋起京都的聖堂。這次爲了慰藉神父的焦愁，爲了共分他的災難困苦，她們就決定要大量地去援助他一下。『可憐的神父

畢嘉爾夫人寫說，完了！不能救助你那位工作的股肱，可愛的傳教先生了。我和女兒，我們是很心傷，在長久祈禱與思索之後。我們寫信報告給您，我們現已決定的計畫：就是我們要建築起京都的聖堂來。」

幾月後，因着雷愛的死，畢嘉爾母女的心中，又受到了致命傷，若翰納又重新獻作犧牲，這些我們已經說過了。我們還記得在她那封動人的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們不曉得爲建築聖堂需要金錢多少？我們原想獻金錢，誰想到如今需要獻出痛淚愁腸與犧牲！』

不多幾日以後，畢嘉爾夫人又向魏神父聲明：『我的神父，我是在愛兒的窀穸上，勉強了無限仁慈的天主，使他拯救我兒的靈魂！因爲我在他的窀穸上，發了誓願，決定極力推進您那聖堂的建築』。

果然一八八八年的六月，慕丹神父，看見了若翰納，畢嘉爾女士，來到巴克街，慢慢地走進了他的辦事處，聲明她的來意是爲獻給魏神父一筆小小的款項。然後，她怯懦地，謙謙遜遜地，微紅着臉，好似是拿出幾枚銅元似地，獻出幾張價值五萬佛郎的股票——這是她變賣了爲她的妝奩保留的一段田產和一所宅園，而得到的代價，這項獻款，足敷大堂建築的半

數。

慕丹神父，看見了她這項偉大的獻款，很覺得有些狼狽忸怩；遂即聲明他不願冒然地接收如此慷慨的獻款，也懇切地請求若翰納女士，再深深地思索一下，然後再作道理。但是若翰納却堅決地肯定地答覆說：『早已考慮過了；主意已定，不能挽回了，並且她也說：『我們母女所切望的，是京都魏神父的聖堂，早日蓋起來』。慕丹神父，無法再為推辭，不得已才收下了這項獻儀。並且寫信給魏神父說：『魏神父啊！我的好神父，請您端跪地上來接收這項慷慨忠誠的獻款吧！……』』

讀者！這是何等動人的一幕！

## 中 變

我們很可以設想，魏神父接到上述的獻儀，該是如何的高興，但他的高興却是時間短促的。因為他一報告了這項偉大慷慨的獻款，他的主教米東，便設法阻止他浪費這筆重大的款項。原來這筆鉅款足可以建起一座美麗莊嚴的大堂，而他偏要蓋幾間普通日本式的建築。

魏里用神父，生性古怪，在別的事上，事事順命，但在這建築會口的事上，他不願聽從主教的指導與意見。結果便演成了一幕悲劇！米主教調走了魏神父，遣往山口傳教，而另遣一位柔順明敏，辦事老練的教士，前往京都。魏神父一聞此信，立刻便號啕，爭辯，反抗起來。結果這樣意外的犧牲，會使他陷入精神紊亂的狀態，幾乎造成瘋癲。他矢志離開日本，並寫信給他的恩人，敘述了所遭到的橫逆，畢嘉爾母女雖然一面寫信，勸告他須要明智，誠實，服從；另一方面，却勃然不滿意的寫給外方傳教會會長，刻意批評米東主教，對於這件事情，處理不當。顯明的，畢嘉爾母女的這種辦法，有失機敏，並且作了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非法干預。畢嘉爾母女提出的抗議，米東主教當然也曉得了，但米東主教還是一如往昔，絲毫不改他的主張；這場風波，不日便告平息了。不久的將來，京都的聖堂，轟然直起，形勢莊麗，至今仍然不負畢嘉爾母女的大名。

### 繼續伙助

為京都聖堂的建築，我們知道，花去了畢嘉爾女士的五萬佛郎，但並沒有消沉了畢嘉爾

母女的傳教心火，更沒有影響了他們對於傳教士的愛德。她們依然不停的向傳教區內，源源供獻她們的慷慨大方。不過，此後她們的生活，更趨簡單；她們的心情，更有皈依；前日固定的意念，仍在不停的盤旋在她們的心頭。她們深願以祈禱以犧牲，以金錢，買得她們兩位親人靈魂的救贖。而今而後，她們的快樂，消憂，慰安，喜慶，只有與傳教士來往，為他們而工作，而寄送，才能獲得呢。傳教士的感恩情愛，在畢氏母女認為是天主賞給於她們的奇恩異寵，每逢收到這樣的一封信，若翰納常是一讀再讀，百讀不厭。

傳教事業，整個盤踞佔有了她們的一生。若翰納更因了傳教士的通信，獲得傳教區域的常識，明瞭了新建會口的形式；於是她的好奇心，更促動鼓勵她，對於傳教知識，再下一番深刻的研究。於是她進而去閱讀傳教書籍，以滿足她的願望。不久她竟獲得了正確的傳教學識。

### 善會初創的動機

苞利納的初創傳信善會，是因亞洲傳教士的通信，報告經濟恐慌，多人待救等等；而我

們的畢嘉爾女士，她所以創伯鐸善會的動機，也是因爲一位傳教士無意中的一封信，這位傳教士，並非平凡的一位，而是日本南部的一位代牧，顧森主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一八六六年上，他奉了外方傳教會的命令，出發遠東日本，那時正是公教在日本恢復期中，最壯烈，最激昂的時代，但因了經濟的缺乏，遭到意外的艱苦，致使教務不能蒸蒸日上。另外，也是因爲經濟的作祟，被迫而不得不拒絕本籍修生聖召。日本的信友，自身既不能供給本籍神職栽培之一切費用，而傳教區內的經費，又告拮据恐慌，幾乎沒有餘錢，來從事如此的事業。但是工作範圍顯然的日漸擴大，外籍人員，絕對不敷應用。如此說來，爲達到日本公教復興，重新再造的目的，本籍神職班的栽培，真是絕對需要。如此難題，日日迴環在傳教士的心目中，他們絞盡了腦汁，設法求得此問題之解決。此時他們也更熱烈的懇切的苦求着上主，指示方策。畢竟，因天主上智的措置，顧森主教，寫給了畢嘉爾母女一封長信，而聖伯鐸善會，也因此信而得以萌芽了。時在一八八九年六月一日。

顧森主教幾年以前，便與畢氏母女來往信件，也時常如其他的傳教士接到恩人的禮物與金錢，有時他自言自語的說着：『如果我能使她們贊助我的修道院：』……他抱定

如此的目標，向她們述說了日本的開教史，並指示給她們，本籍傳教士，為開發本地，歸化羣迷，是如何急需，但是金錢作祟，無法辦理，一次他曾這樣的寫了一封悲憤的書翰：

「我們教區的修道院，現下只有五十名修生……雖然我們費盡心機，極力節儉，但妳們深深曉得，五十名學生，壓在我們綿薄的錢囊上，是如何的沉重。為最後一次開學，我報告只收十二名新生，每個總堂只攤得兩名，但，只一個堂口，竟介紹了十五位修生，他們一年之前，便開始攻讀拉丁，日夜不暇不倦地苦讀着，準備考入修道院。而我却該說出嚴酷的理由，尋獲千萬的藉口，重將那些『今日為良好的修生，來日為苦幹的善牧』，遣回家中。啊！現在真是千載一時千鈞一髮的嚴重關頭，一次拋棄了聖召，永遠便完了，因為此後四年的工夫，不能再收新生了，及到再收的時候，他們已超過了入修道院的年歲，不能再入了。

如果我是聖萬桑，我要依靠聖蹟的出現，我要勇往直前；但我的身邊，沒有如他一般能向他們訴苦求助的慈善士女：「哦，妳們工作吧，太太們！」……妳們何不在這裏？我相信，你們一定也大為感動，更不能不向我喚起：「為愛主之故再收一個吧！」是！的確，我願全力的聽從妳們「再收一個」的這種呼聲，但如果不是你們自出花費，來維持這個兒童

，直至最後晉鐸之日，我們又能作什麼？

我不曉得我是否自欺，但我以為，當我認識了你們以後，我想在我們公教的法國，一定能找到多數富有公教精神的人們，他們必不拒絕贊助本籍神職班事業。如果他們認識了這些境況，我想他們一定也很願意，即便是以犧牲的代價，也願意協助他們的修道生。這些修道生日後將長久的在祭台上，紀念他們或生或死的繼承父母。啊！這一切的一切，我很希望你們，通知一些膺得天主重寄，有信德，有錢財的信友們！但我在日本，距離法國有如天涯！我又能怎樣！

「妳們的愛德，一定不使妳們拒絕，並且也肯屢次地向天主的朋友們，談及我們的長崎修院，我毫不疑惑天主要使一些人，拿出慷慨犧牲的代價，來給聖教會添一位司鐸。妳們每次想到常有一位司鐸，每日在行祭時，彌撒內的「請爾紀念」中，常念着你們的名字，生時是如何快樂，死後是如何慰安！」

這封信件，真堪視為整個聖伯鐸善會建築的盤石，實在，它為若納納畢嘉爾真是一道光明的照路燈，為她彷彿是一道天主的綸音，願賜給她正當的工作。當然顧森主教，是特為他

自己的修院呼籲，然而委實他的筆鋒銳利，非但打動了畢嘉爾母女的熱心，且也開了一個普遍的傳教善會的途徑。這其中當然也有天主上智的措施和指導。我們都曉得，畢氏母女，爲了她們家中的死者，她們在日夜的祈求，專心的行善，如今見到願主教的慷慨陳詞，並看見他寫着，後日將有多數司鐸，每日在彌撒中，紀念他們的名字，爲他們代禱，並且依照他們的意向代禱，於是若翰便憧憬着，如果多數的司鐸，共爲她們祈禱，並且依照她的意向祈禱獻祭，那麼爲超度那兩位可愛者的靈魂，真是再好沒有的方法。更由此使她窺出了一種犧牲一己的驚人事業，窺出了一種群策群力，加功增德的事業；窺出了這種事業，如果得以實現，定能扶助公教，在傳教區域各地，收得偉大的效果，救得大量的教外同胞，拯之共登天國。這真是一舉數得，爲益良多的事業。

因此她便興奮的立刻說服了母親，決心定志，來創立此種善會，以後母女兩人，節省了衣食，除去了裝飾，辭退了傭人，以便鑄銖些錢財，送往願主教那裏，幫忙他的修道生。並且也能更做得大量的祭衣，祭台的用品，爲供給要登神品的司鐸。是的，必須節省大量的金錢，還必須招致無數的同志，來共同合作，來共襄義舉。

現在畢嘉爾母女，已開始正式供給日本修道生的乙等助學金，使他們得有一切的物質所需，而得臻司鐸之境地。但，爲了長崎的主教，她們並沒有拋棄了其他的傳教士。信件依然的來往着，禮物還是頻仍的寄送着。另外，本籍神職班問題，使她們感到十分興趣，她們更從其他各處，得到外方傳教會宗座代牧等同樣的呼籲，同樣的事實，也發生在印度，中國，非洲。當時信件從各處一如雪片飛來，都是爲了經濟困難而叫苦。每次她念過如此一封信時，心房中，便充滿了一種痛苦，腦海裏，更重新憶起了，顧森主教的名言偉論，「我以為在公教的法國內，一定能找到多數富有公教精神的人們，他們必不拒絕贊助本籍神職班的事業」。

不久，計畫是如此具體化的形成了：在若翰納的心靈中，生出了一種想組織一個善會的志意，並列以下兩事，作善會的目的：

1 捐助錢財，爲創設傳教地帶本籍修生之助學基金。最低限度，按年交納現金，以作修生之經費，直至晉鐸爲止。

2 爲愛主之故，不取毫絲酬報，而爲將領神品者，作成祭衣，聖布等件，並爲買得行祭

所不可缺少的祭器等物。

若翰納畢嘉爾，清楚的認出，這是她唯一的聖召。她深信天主的呼聲，便是使她完成此項重要偉大的使命。她向四周的朋友，不住的談論此事，決心定志，將爲她犧牲一己，犧牲所有，時間，精力，生命，財產。她歸化了母親和外祖母。並且四下地寫信，向多數的傳教士討問主意。此後她更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工作下去。日後她將當前的生命的階段，列入了生平所受殊恩之日記中：

「一八八七——一八八九，本籍神職班，聖寵的召請，使我作幾件實地的犧牲，自愛的犧牲；自己服事自己，不用他人，不穿好衣等等，天主又爲報酬我這初次的奮勉，在其中天主放上了許多甘甜」。

### 誰是發起人

有人每逢提到聖伯鐸善會的發起人，常是她們母女相提並論。但我們相信，真正的發起人，只是若翰納畢嘉爾。固然母女二人是生在一齊，聯合很緊。畢嘉爾夫人，雖然整個的效

勞，她整個的所有，也都給予聖伯鐸善會，但她不過是女兒的會員，女兒的助手而已。原因是因她受到女兒的影響，方為善會而努力的。如果是畢嘉爾太太發起善會的話，那麼，若翰、納每逢談到聖伯鐸善會，定要不忘了說：『母親的事業，母親的思想等等』；另外畢嘉爾夫人死後，她也定要認為她該秉承母親的遺志，支持一切，但，相反，若翰自一八八九年起，每次提到善會時，她總是寫着：『我所創的聖伯鐸善會，我和母親支持着本籍神職的教育事業……既然你們曉得，至少你們局部的曉得，聖伯鐸善會是我開始的，我效力的結果……我的意願，意志，寶貴的意志，我的犧牲，我的精力，我的時間，我的一切，凡能為善會有益之事件，我無不用盡，天主肯默示於我，並明顯地引導指教過我……！那麼你們繼續着為善會祈禱，為你們可憐的朋友祈禱吧，我彰明較著的感到這是天主的工作，而我只是天主的一柄工具』，在痛苦將襲擊她的刹那。她用力地喊着：『自從這個事業的發起時，我的生命，彷彿變成了瘋狂；我毫不思索的，將我的一身，全委寄於它了……』

另一方面，畢嘉爾夫人却只是說着：『我們的事業』，而却不說：『我的事業』，我們曉得，畢嘉爾夫人，是高傲的，那麼，只此一語，便足証她不是地道的發起人。若果我們再

細讀母女二人的一切信件，我們更可以清晰地，了解這一切的一切。因此，雖然我們承認，畢嘉爾夫人，爲這善會，犧牲了一切，花費了一切，施給了無數恩澤。但真正的發起人，却是她的女兒，而不是她本人。雖然，我們却不妨稱她副發起人——這也是她的功勞所及，堪得如此的頭銜呢……



### (三) 精神仗助

在繼續敘述善會進展經過之前，我們認為應該把畢嘉爾母女的施予，對於傳教士的精神上的種種援助，概要地插敘在這裡，藉使我們明瞭畢嘉爾母女的偉大，與她們的功績……：

x

x

x

x

我們曉得：傳教士在那四顧無親的生疏區域，努力的開墾着荆棘的廣田；物質上，要時刻遇到困難，自是司空見慣；但精神上遇到的逆境，亦復不少。如果當這徘徊恍惚的時期，沒有母愛似的慰藉，怎能再接再厲地幹下去？固然天上的安慰，基多的福寵，是不斷的施予，時刻的增加；但心情是血肉的，所以有形的慰藉，為傳教區的人士，也是一種不可少的壯力藥、興奮劑。畢嘉爾母女，對這一點，深深明瞭。所以在他們與傳教士來往時，不僅是用金錢的接濟，來幫助解決他們的物質困難，並且還時刻與他們通信勸勉他們努力奮勉，倚仗天主的仁慈；另外安慰他們的愁苦與煩惱，振起了他們的精神，如強了他們的志氣。如此，

他們在傳教精神火上，受到的恩惠也着實不少，現在不妨將她那幾封特別動人的信件，摘錄於後：

### ● 第一封 ●

我們上面看過，魏里用神父是首光受他們恩惠者。當他傳教日本時，爲建起京都的聖堂，得到了畢嘉爾母女，大量的金錢，但又因了主教的調遣，使他精神受到極大的打擊，幾乎陷於瘋癲狀態。若翰納聽得，便給他寫信一封，勸他聽命，服從。數年後，魏神父的病症，還未見好，提起建堂的事來，依然表示不滿，並且對於傳教的心火，也滅了許多：因此，在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日，若翰納給他寫了一封長信：

「極可愛的神父，我們在茂爾達城，正去望看外祖母，那時是復活節後，接到了您的信。我們很不快慰，您竟患了如此的病症，阻碍繼續那天主所降福的宗徒傳教事業。爲什麼您來到神戶？如果您不得已而離開山口，爲治療您的病症，自然的您該去香港，或其他會院內，爲得到您需要的療養。」

您給我們說了，您的現狀使您反覆思索：「您與醫生的辯論點，是要知道是否該在香港或別處，休養六七個月的工夫，『希您望天主引導您』，等等。這一切的言語，委實給予我極深的掛慮。您要那裡去？爲什麼在一切的決定上，不顧慮到會長的意見？神父，您千萬不要自作主張，您該去討問一位膺得天主重寄，應分指導您的人。您獨自一人，千萬不可擅自主張，因爲如此您不久便要反悔的。我勸告神父服從，我覺得這是給您一個明確賢良的諫議。媽媽和我，我們寧願知道您扶病於山口您的本堂口，而不高興您來到神戶，特是因爲您並沒說給我們是遵主教的命令去的那裡。我們永久是憂愁，難過地看到您不高興在山口服務；但是可有什辦法，可憐的神父？我們，一切的人都在世如逆旅，是爲贏得天鄉的永福。那麼我們便當奮鬥，便當勞力困乏。您教士的生命，正是超等的困苦生活。山口是一片少安慰，無興趣的地帶；但您將來獲賞不在乎您歸化的人數多寡，却關於您救人心火之表現。神父，我再重複地說一次，希望您不要離開那長命要您所在地。但該委身於好天主的手裏。神父，您玩戲的說：您視死如歸，這使我們非常難過。固然甘心接受死的來臨，那到可以，但玩笑的說，我不贊成。因爲死後有審判，而判詞的決定，我們却一味不知，因此我們該永常的

戒慎恐懼。

您拜會了顧森主教，這爲您當是一個慰安。我原希望這次會見，使您的心靈，獲得平安，恬靜！我們已有很長很久的時間，代替您呼求天主，賞賜您如是鴻恩！我們十分希冀，當苦您痛地開始傳教於山口之後，前去長崎拜會顧森主教，向他盡情傾吐了您嘗受的一切苦患，一切煩惱，而得心靈上的慰安。您記得吧，我們在如此意識之下，給您寫了多少信件？但我們深深的惱悔您未能利用此行，向主教盡述您的苦衷；這是神父自己向我們寫了您未曾涉及此類問題。其實顧森主教曉得一切，他能給您良好的主意，有力的勸言，實效的方策。這些爲您的新職守，利益良多。我們懷想着，但我們不曉得，顧森主教前此曾是您的神師；我的神父，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果您有了如何困難，艱辛，您該向他或者另一位神師說說您的心事；打開您的靈魂，任憑他們來指導吧！我們十分清晰地看出，從您信中看出，您已失掉了前日的和平恬靜；這些使我們非常難過，我們要爲您祈求，希望您打起精神來。速回任所。只有工作能從多數猛烈誘惑中救拔出我們來。請恕我冒昧直陳，因爲我的筆鋒所及，全是爲了神父的更大好處所驅使。

更請神父相信，時至今日，您還未曾遇到比較我們的心對您有更堅真，更誠摯的情緒。我們祈禱中，仍然繼續和您聯合一起，希望神父勇敢依恃於上主」

## ●第二封●

這樣驚人的信件，不只一封，從畢女士和魏里用神父的通信中，我們還可以找到以下的幾段，在在都表現出同情於傳教士的憂苦，並設法勸慰的情緒：

「神父，我依然求您，為愛天主之故，並為使您的朋友們安心，也為使我們感到快慰，希望您作個堅決的犧牲，仍留在山口，為天主努力工作吧！您說給我們，您將不久於人世，這使我們不懼；但最低限度，您很能從您以為將近死期的預覺中，得到如此的結論，就是您無論生活在那裏，困乏的多寡，安慰的有無，傳教的有進益與否，與您又何關之有？如果您甘心接受天主每日所加給的苦架，那麼您的煉獄是在現世；來日您可簡直的邁進天鄉。另外，您須記得，您已獻身於主，自作犧牲，那時他若肯賞您，並滿足您所慶幸而却視為不能之一事件，（從人事方面說），您定要伸開兩手，喜歡地接受死亡，或者更大的神形痛苦

。但吾主却希望着更大的獻禮，就是您心靈的致命，心愛事物的犧牲。神父啊，這種厚意深情慫千萬不要拒絕。您曉得，如果証實您尙未完全犧牲一己，這爲我們是一片焦心的愁苦。我們這裏且不必提那些您不知曉的苦患，難道我們自己沒有大量的犧牲嗎？奮勉吧！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譬如今日生，舉凡不合天主視線，發現於您心坎中的希望，務須拋之九霄雲外，血與肉的呼聲，千萬要掉頭不顧。父母親朋，對於靈魂事宜的勸告，乃是不良的導師，不應聽從他們的指導。您正該振起精神，效法芳濟各沙勿略，您的大主保；他連一己都剝奪得乾乾淨淨。我很希望您通知我們，您已甘心服從，聽順主命；我能代替天主許給您；如果您不撓不屈的爲他甘作犧牲，自然他的神慰要沛然降臨

一八九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若翰納畢嘉爾上〕

### ●第三封●

幾月後，又是一封動人肺腑的信件：

「希望您告知我們您傳教的生活，歸化的罪人，與您傳教的希望，光明，苦痛，困難，阻碍

。這一切的一切，誠然能提我們興趣，使我們覺到欣慰。如此我們才確實得知，我們的克苦犧牲，已經發生了良好結果——我們所行一切克苦犧牲的唯一目標：就是要恢復您的勇力，使您重回任所；願輔佐您的救靈神火，為能歸化外教同胞。現今您的健康依然維持，這便是天主仍指望您為他出力的憑據」

一八九三，十月，二十一日

### 感動了傳教士的心

如此動人慰人的信件，不知若翰納寫了多少。所得的效果，與感人之深，自是宏大驚人。不過很多的事實，因了材料的不便，我們已無法考稽，（希望法國聖伯鐸善會，能竭力搜索，來日出一冊畢加爾書信全集，以供世人之參考），現在我們只舉一端，以概其餘：

我們都曉得與畢加爾母女，來往最多，通信頻仍的要算魏里用神父了。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聖伯鐸善會會長奧利順名義主教與魏公談及畢加爾母女，魏公會作了以下的談話；時魏公已七十五歲：

「不幸我沒有認識過母親的撫愛……四歲時便作了哀子，但這位恩人（畢加爾太太）的

善心，照顧，信件，使我的心明瞭了些許母親對子女的心腸，無玷慈母心田的小影，聖寵的溫柔反映。啊！吾天主，在前幾封信上（一八八三年），她不是向我們說了：「神父，爲服侍基多，您將是我的兒子。」這句堪記念的話，深銘在我的肺腑……畢加爾夫人，護守之天使，我豈有一日將您忘掉？她的零星贈品，甚至包裹最小物件的棉花都視若珍寶，作了聖體燈心……她結婚的花束，初夜的裝飾品，她曾珍貴的保留着，後來寄給了我。二十五年之久，我盡心的存留着，只有大慶節日，才放在祭臺上……還有巧小精美的聖龕外罩，是他親手作成的，裝飾得美麗非常，嵌着金線，四十年後，依然放在聖龕上（只十年前又修補了一次）；當我每次送聖體時，掀起它的時候，我便鄭重的吻着。

這是一種孝心；是，是我的一種孝心……知恩心是我整個的意識，知恩是我的生命線，……您，主教，您很曉得這位婦人的心靈，您使我重行燃起這神聖的回憶。她柔心的電流，在艱苦的工作中，支撐着我，二十二年之久；在我的衰微無力中！……她扶起我。是的，天主很知道……我有說不完的回憶。」

## (四) 初步

一件慈善的事業，必須經歷無數的艱辛，方克有成。反是沒有堅強的魄力，犧牲的精神，十足的熱火，任何事業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尤其在初步的時候。

### 熱火

從畢嘉爾母女發起資助本籍神職班善會開始，他們母女的<sup>生命</sup>，就整個而專一地爲它犧牲；善會與她們，箭直合而爲一了。爲了它她們花費了一切財物，消耗了一切所有，……爲了節省幾個佛郎，若翰納會不辭艱辛疲勞去作那卑下的活計，度日節儉，服飾簡單，常年的費用不過幾百佛郎，當時極貧之家也不過如此。此外更令人驚奇的是：她們獻出了生命的每一刻，而且她們竟一變而爲募捐者，并從事宣傳事業。她們一步緊一步，四顧的尋求，勇往直前，絕不退步，逢人便宣傳着善會的需要，以便得到獻禮，錢財，援助，維持贊助與准定。形體上她們雖飽嘗如是地劬勞，但精神上，因她們深自堅信，是隨着上主的指導，服從上主

的命令，所以很感到快慰。若翰納關於此點，曾經說過：「我一認識了本籍神職班，而繼承了他們，我便不再改變。我覺到，我自信這是我的嗣業。」我們都曉得：她有進修會的志願，並自信這是天主的呼聲，可是到此，她的志願也算達到了，因為她的日記上說：「我甘心的等待着，……邁進修會，但對於此事，天主的上智却泊渡我們於傳教事業，那時許多告解神師一致的向我說：你不可後悔，該想這是一個聖召，現在你為天主對於傳教事業的一切做作，無疑地超過了你進修會所作的一切。是，天主為援助本籍神職堅決的召聲，我們已聽得清楚：犧牲復犧牲，結果我們將在世上完成了一座修會」。話說回來，她們如此工作，是為公教而工作，為她的建樹開展，救人靈魂，愈顯主榮而工作，俾使聖教征服全世人心，使聖祭普遍地舉行各地。她們無間斷地，默想着，迴環着依諾增十一世遣發遠東第一批代牧時的訓詞：「我寧願聽說你們在這些地帶，祝聖一位司鐸，比較聽你們報告歸化了五萬教友還更喜歡」。『這真是金石之言！若翰納寫着——可惜無人去默思迴環，而却指導了我們創立聖伯鐸善會』。

### 做靈魂的母親

若翰納在一個會議上說得很是清楚：『我們效力與犧牲的代價，是他們這些可愛本籍修生，在他們確有極深的熱忱，多次表達在驚人意識的信件中，喜歡的稱作我們的孩兒，且稱我們作他們基多中的母親，』他們的母親，是的，我們在立會的伊始，便欣喜着如此，我以為至聖童貞瑪利亞（我的視線抬得太高了吧！）正是這不可比擬的精神母性之模範，』畢嘉爾夫人也寫說：『真的，我們愛這些獻身於主，將來成為司鐸的熱心青年，一如我們的兒子。我們很願意給他們打開聖殿之門，不但只為日本，更是為普世的傳教區域……：神父，您從前真是一位先知，因為時間很久以前，——親愛的雷愛還活着——您給我寫信，說我要有很多的孩兒，我肯定的說吧，好天主也真給了我做他們母親的心。』是的，因着作靈魂母親的思想，盤繞着她們的腦海，因着記憶起無數的司鐸，為她們及她們的死者，轉求天主台前，而激起了她們的努力，加強了她們的勇敢。無疑地，在事業開始的當時，到處是困難，到處是荆棘。不止一次二次，若翰納自獻作犧牲；她在創會の後幾年說：『當伯鐸善會發起的時候，屢次，簡直是時時刻刻吧，我向天主說着：主，你賞賜聖教勝利吧……：如果該吃苦，你看這是我，我的一身，我的靈魂。當我的靈魂受到打擊而吃苦時，更為難堪，吾天主，我

還記得我有時苦悶的真不知伊於胡底。剝削，犧牲，過度節儉，所有的一切，都是爲了本籍神職班。她們甚至於拒絕施捨給其他慈善事業。從此畢嘉爾母女真可說是變成了兩位苦修士。

逐漸的她們砍斷世俗掛慮，視金錢如糞土，寶石若敝屣，她們爲善會之進展盡獻所有。

## 磨 難

好事多磨，古之明訓，何況我們的畢嘉爾母女又是純粹爲天主工作呢！地獄的兇魔，見到目前他將受到巨大的損失，於是勃然大怒，召兵集武，群起力攻。內心方面，極力難爲她們，自不消說；而自外方面，她們接到無數的匿名信，威嚇，虐待，凌辱，謾罵，無所不至。當這時刻，若翰納認爲這是獄魔作祟，她說：『爲了我們的善會，——但我們並未曾煊燁——我們接到些匿名信，與凌辱……這純粹是地獄之魔，對我們，對善會的復仇……許多最熱心而最有權威的人，也向我們聲明，這是地獄群魔因了這善會成立而生的利益，與將要產生的更大利益，來攻擊伯鐸善會的陣容……』

另外最使畢嘉爾母女傷心的，便是公教權威者的極端不信任。公開，私下，很多的神職界人，都抱定敵視的態度。這些使畢嘉爾母女，不得不謹慎從事，緩步而行；再加上若翰納的心火，蓬蓬勃勃，恨不能立刻將善會，傳播出去；聚攏到大量銀錢，來援助各地的神職班，施惠於傳教各地。但是她所支配的財富，是有限的；所得到的同情是希少的；所呼求的慷慨解囊，直不過零星滴點。多人的白眼，或目之為野心家，或稱其為貪財鬼，或者說她是藉着會的美名，而來從中取利，以果私腹；如此的困難，日漸增多，使她陷入失望狀態中，真不知有若干數次。但她仍舊再接再厲的延持下去，終於得到了天上的回聲。

## 進 展

她的第一付鼓勇劑，便是在得到任何主教准定之先，得了教宗良十三特殊的祝福，不過這次祝福，有嫌含混，未得完全填滿若翰納的企望。這次教宗祝福的經過，慕丹主教於一九二八，曾寄信奧利順主教，述說了究竟；「是在一八九零年，欽命任我為高麗宗座代收。畢嘉爾母女，首先向我致賀，並且她們要獻給將聖的新主教授職大禮時的十字佩架。九月二十

一日，她們便前來參加祝聖典禮。那時我自許並且也許給她們，在我動身之前，將去嘉銀一次，作最後的拜別。我那時以爲，行路時我一定能够稍停一刻，去到嘉銀探訪我屬下傳教士的本家。不幸得很，我未能實現了如此的計劃。將到十二月，我便應離開法國，所以不能實踐所許。她們聽得此信，難過得很，並且她們也不顧我的一切託辭：字裏行間，向我說了她們的難過。但是她們仍然托付給我，將這新生的聖伯鐸善會，呈稟教宗良十三世座前。並懇求教宗特殊地祝福她們。「我覲見教宗時，未曾忘掉我的使命：祝福得到了。當我通知給他們這次所說所作時，她們以爲這太少了，她們認爲聖父尙未深徹這善會的重要，並以爲我不會以我的解釋對於她們和善會，發揮罄盡而引起教宗的新注意。莫非那時她們正在希望着一道獎狀或類似的文件，亦未可知？」

一八九零至一八九二年間，聖父爲實地的準備康堤宗座修院的建設，取了一筆獻給宗座的大量獻款，指定爲栽培印度本籍神職而用。當時在羅馬多人會想利用這新生的善會。因此他們藉了巴黎教廷公使的介紹，詢問了畢嘉爾母女，對於本籍神職的栽培，所計劃的所能做到的，究竟怎樣。教宗並委任宗座駐印度代表亞來斯基主教準備一切。若翰納於是在一八

九二年二月一日，寫成一冊報告書寄呈羅馬，陳述她對於善會，所有的意見，已進行和將進行的步驟，並她所願作的事件，與她能支配的財源，和她已承辦的事業。

## 約章

從此時起，伯鐸善會的章程已算寫就，而，畢嘉爾的心目中，則深願一意供給本籍神職的費用。雖然目下還寄送着祭衣祭服，但已如同若翰納所說的：那只是附帶着吧了。不久之後，事實上，也真是只供給常年費用。而此後的宗徒善會，則亦只供給祭衣，聖物，祭器等。我們都知道，若翰納早年入會的見解，心願，還依然迴繞在她的腦際中。而且她深信，這是她的聖召。多少次，她會審量了又審量，——但羅馬終於諫阻了她——想發起一種修會，或者一個集團，定名聖伯鐸會。一八九二的備忘錄中，她這樣寫過：『我覺得彷彿為達到我適才所說的目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因天主全能聖寵的襄助，至聖聖父的祝福，來勸服幾位熱心的婦女，甘願離開世俗，和我們聯合一齊，共同犧牲所有財產，或局部財產，並着手為本籍神職班工作。這種修會式的組織，開始時一定很單薄，弱小，但日後將要形成一座使善

會，傳佈到普世人類的中心點。在那些世俗人中，我們很能找到：(1) 為永久奠定修生學費基金肯傾注大量財產的人們。(2) 不很富有，或不甚慷慨的人們，只須她們捐助一位修生，每年的費用，自一年至數年，或供給修生教育的整個階段；如此的過繼組織，早已施行基多的傳教地帶，而所得到的效果，也很豐厚可觀，(3) 最後是極簡單的會員，每日為善會祈禱，每年獻出零星的款項，或勞作。如果是貧窮會員，只以勞作來代替捐納，亦無不可。然而我極端不贊成利用慈善拍賣或音樂會等方法捐款的方式……並切我深切希望和我們聯合工作的人員，要定下決心，對於他們的進款，不作儲蓄工作；只留下生活所必需的資本，每年年底，則將所餘贏利，整個傾注於修院事業。我認為算計將來，保留數餘款項，是極端反對我們宗徒事業的精神。另外司鐸與修士的聖召，缺了必要輔助，便要存立不住呢。」

### 初期的成績

畢嘉爾母女對於本籍司鐸，努力奮鬥，意向堅實，從這時起，不只犧牲力量，生命，而是犧牲了一切所有，但她們的資本究竟多少？連羅瑪聖座也不知底細。不過若翰納自己也坦

白的承認過，她們的所有實不足以應付各方的需要：

「母親和我，我們共有一筆八千五百佛郎的進款；此外我的外祖母是位極熱心，最良善的老人，她每年讓我們隨意支配四千佛郎，她並且許給我們，將繼續的，每年拿出此項慷慨的援助。這裡我該聲明的是：哪一年她也得多供給我們些。她存留的只是生活的急需，我也承認她之所以對我們如此慷慨，是爲了使我們生活稍舒適些，並爲付給我們，五年來我們所需要的療養院費。但我們找到了方法，把她節儉下來，幾乎全數的傾注捐納於傳教區域。我們極簡單的生活着，不用僕人，只是每年去維喜住幾天療養院，費去一千佛郎，其餘我們再沒有更大的花費。」

我的外祖母很同情於傳教士。我們可以斷定，當她要曉得我們的計劃時，——現在她還絕對知不清晰我們的計劃；她若曉得，她對傳教士，對我們的效力，一定仍舊絲毫不減。

善會第一批的資財，已全數捐納犧牲給建設康堤宗座修院了。若翰納畢嘉爾雖深自慶幸，但她希望着並不要棄捨長崎修院，她希望她在那裡已開始的工程還依然繼續着。她希望依然謹守她誓許過維持的事業：

「我們已開始而事實不能撒手的工作是：

1 在長崎修院裡立了三額甲等助學基金。我們爲這些已捐納了一萬二千佛郎，我們正等待着顧森主教答覆我們，我們仍須捐納多少，才能足數；

2 同上的修院中，又捐乙等助學金一，以六年爲期，每年要捐納二百五十佛郎；

3 仍是在同上的修院中，我外祖母也捐了一額乙等助學金，原定十年，她只付了三年的款。但我們的心願，是供給這兩位修道生的傳教行裝，一如其他三個享得甲等助學基金者同。米東主教手中，尚有六千餘佛郎；我們或能爲他的教區，再用來奠定一個甲等助學基金；

4 高麗修院中，也捐過了乙等助學金一。今後八年之久，每年我們須捐納二百五十佛郎，外加傳教士行裝。

5 供給一位越南修道生的行裝，因爲他已是免費生。

6 朋堤舍教區，我們捐助了一位五品修士，每年三百佛郎，爲期二年；外加傳教行裝。

7 此外，或能捐得丙等助學金，將以供給安南安寧小修院，爲使該處小修院，能急於借此改善食物問題，並供給其他越地之大修生；該修院院長，寫信報告給我們，多數的兒童，

因爲形容枯槁，病魔纏身，而失去了他們的聖召。或者懼於死亡，或者灰心喪志（死亡者佔五分之一），所以目下我們縈然於懷的，是修院食物之改善，希望未來的時日，要增多本籍修生的數字。

8 我開始供給一位日本東京的青年女生教育的費用。目的是爲栽培她，成爲未來的一位公教教師，每年共費去百數十佛郎，限期約二年。

以上種種，是畢嘉爾母女私人的成績與事業。除去私人之外，在她們的四周，依舊是多方的尋求，募捐，以期得到些善心的輔助，大方的援救，慷慨的施捨與真誠的幫忙。她說：「還有一位比國太太，因着我們的介紹，而供給顧森主教治內長崎的一位修道生，常年的經費。另有一位嘉安地方的太太，她也捐助了一位長崎的修道生，每年須供給他六百五十佛郎。還有一個茂爾達地方的家庭，上年，他們也同樣的捐助了一位修道生。最後呢，嘉銀城的另一位太太，她很熱心腸，她因我們的一度介紹，許給了我們，她將要爲長崎修院，捐納三位修道生的常年費用。近日來，她忽然自動的，向我們捐出一筆款項，爲在長崎修院中，奠定一名甲等助學基金，這樣延長下去，想他也定肯爲錫蘭康堤總修院捐納了。

我們上面說過，宗座駐印度代表，匝來斯基總主教，曾和畢嘉爾母女通信並要求過幫忙。現在，自從他肩負起了創設康堤宗座總修院的責任，他便正式與畢嘉爾母女，來往通信，來往不絕了。他很是感謝她們母女，爲了他的修院，竭力援助的恩惠，……還請她們，繼續地爲他幫忙。但我們該曉得，總主教並非一位自私自利，只顧自人，而不顧他人的主教，相反，他反不停的敦請她們，千萬千萬，不要因爲這事，而使他們捐助的第一批孩兒們，受到影響，並也一再地勸勉她們，縱然是爲了輔助宗座的事業，滿全聖座的心願與期望，也絕不可停止他們那已開始了的援助事業。

畢嘉爾母女，自然是高興地聽總主教的指導，不過即使他不如此的勸勉她們，她們一定也不肯因噎廢食，而放棄前功的，何況又正在這時，她們聽到了聖父的呼籲呢？……

### 第一次的說明書

良十三世的公函：『致東方地角』藉着康堤修院開學的良機，公佈於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教宗晉鐸五十週年紀念日。這次的通諭，儼然地因着天主上智的措置，給與了畢

嘉爾的善會幾經指示。正值他們在純單的空氣，自問着如何能使她們事業進展，如何激起慷慨善心的響應與援助，來扶助本籍神職的時際，忽的教宗的綸音，莊重的提示給整個的歐洲，以及整個公教世界，使他們注意到公教至公的道理，為使大家慷慨地，大方地，輔助建設本籍神職班，並成立印度的本籍修院。公文的結語是這樣：「尤其希望那些認為拿出錢來，供給聖教取用，是最好不過的費用的人們，深刻的了解這事的必要。」我們可以猜想畢嘉爾母女，是如何的興高采烈，接受歡迎這不敢期望的公文：這公文為發展她們的善會，為博得同情，真是一個珍貴的幫助，最有力的宣傳，這種奇妙的巧遇，天主的上智，冥冥中，使他的代表良十三世的論調，和畢嘉爾母女的心願同出一轍，因此她們在公函頒佈不久之後，便將她們的善會，託付給伯鐸第一位教宗的助佑了。一八九〇年的十月她們第一次刊印了一本說明書，書中首先約略提到本籍神職班過去的種種，隨後便是：聖伯鐸善會，向全體公教人衆，無分貧富，作共同的呼籲，並為使善會愈形普遍，各該會會員，每年須納會費一佛郎，如有屑肯多納者，我們更是歡迎盼禱；每年激納一位修生之費用者，我們將稱他作恩人；常年費用是：大修院生二百佛郎，小修院生一百佛郎；凡繳納緊要必需數目，而作一位修生的

甲等助學基金者，我們將稱他作襄辦人，至於助學基金的總額是：大修院四千佛郎，小修院生二千，此外爲本善會捐納半數助學基金者，亦稱之爲襄辦人。

本善會希望藉天主之助佑，擴展援助能力，至各個傳教區域爲目的。自一八八九年起，最初會員，已開始繳納修生之費用，奠定基金於各地：日本，高麗，交趾支那，與滿州里修院。在傳教區域內，本籍修會初學院，亦得享本善會之恩施，一切會員均應祈禱，爲使傳教區域內，神父與本籍入會者，得到偉大壯烈熱心之神火，爲使她們的祖國人民，及早歸化，並使之忠誠擁護聖座；別一方面，會員能信賴着傳教區內的主教們的知恩心，共享他們的功勞，財他們時常工作，本籍神職班的栽培；攸關於傳教事業之將來，只因缺少財源，不容多收修生，多收聖召；會員又可相信，那經他們援助，而得領受神品的司鐸，或準備晉鐸的修道生，都每日不停的爲他們的恩人祈禱，並且那些因司鐸數字增加，而得沾信光的教友，也要同樣爲傳教區的恩人祈求，除了寄去傳教區域的學費基金，和常年費用之外，本善會也會供給本籍傳教司鐸，或修院多少祭衣，聖器，聖物等等，本善會企圖仍舊繼續此項工作，並依照此目標，接受一切能作祭衣祭器的原料，此外本善會，也寄給本籍司鐸額外的布施，

使他們自由支配應用於所屬的會口，這次的說明書，不久之後，縱橫的傳遍了法國。

### 繼續的成績與努力

使各處認識善會，這是畢嘉爾最快心，最希冀，最切望的意願，她們如此的作爲，概括兩種目的：增加會員的數目，並使她們的庇蔭，她們的恩澤，愈佈愈廣，而能普及各個傳教區域，與全體傳教士，而能使他們工作的效率，逐漸增加，那麼天主的光榮，自然也日漸顯揚了；在善會開始的幾年，只有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和她們來往的最密切，無疑的也是他們使善會得以產生。自一八九五年起，她們也開始認識了聖神會的司鐸，這樣她們的恩澤也達到非洲，起初她們拜見了總會長，並介紹給他伯鐸善會的種種，聖神會總會長愛茂內向她們說：請將你們這善會的幾點重要沿革，寫給我，我要令人抄寫出來，給我們的代牧們寄去，他們能幫你們的忙，找些同志，因爲他們認識許多熱心而忠誠的士女，她們不等待愛茂內總會長的公函，若翰納自己，便在一八九五年二月，給非洲各地隸屬的聖神會宗座代牧寄去以下的徵詢書：

主教大人：奉極可敬總長神父的恩准，我來給你介紹一個善會，它是主的聖旨託付給我母和我，使着手辦成的。現在我因總會長的名義，懇求您，詳囑的指示出來您的代牧區內，關於本籍神職班的栽培事業，現有的狀態：1 您的修院中，學生若干？2 您覺得爲增加他們的數目，需要金錢與否？3 爲大小修院，奠定助學基金，需要若干經費？4 大小修院生，每年每人需要若干？5 爲本籍初學院也是同樣的問題，6 大小修院讀書的期限，共有幾年，我們對於一切基金建設，或神職教育所要求之代價，是給本會，或行此善功之恩人一個確實的收據，讓給一些神生的善功，比如：彌撒，祈禱，分享傳教士之功勞等；我們切實希望鈞座，確實告知我們，此項條將完全履行，並踐許所寄去一切祭台裝飾物品，都全數忠誠地交與本善會工作指定之本籍神職班。

主教大人：希望你將我們善會獻給天主，使它能逐漸開展，專此奉瀆，伏祈垂鑒，我母與我闔家，以及敝人，恭請鈞安，婢女若翰納謹稟。

同年四月二十三日，若翰納畢嘉爾，將善會自創始以來爲本籍神職班所費之金錢總數，開一清單，寄給愛茂內總長，從此我們清晰看出，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五年善會之一切進行狀

況。她寫着：請看聖伯鐸善會第一批會員，寄給傳教各地款項的清單：

- 1 二萬佛郎，為建立日本長崎修院，四個甲等助學基金。
- 2 一萬二千佛郎，為創設印度康堤修院，三個甲等助學基金。
- 3 四千佛郎，為創設康堤小修院兩個甲等助學基金。
- 4 在同一小修院，為創設兩席半費甲等基金。
- 5 二萬佛郎，為援助印度本籍初學院，創設兩席丙等助學基金。
- 6 四千佛郎，為創設印度賣索教區大修院一席甲等助學基金。
- 7 一萬佛郎為創設長崎四名甲等助學基金，內中兩席為大版主教區，另兩席為長崎本主教區。
- 8 已捐納四千五百佛郎，在同一修院，為創設四名助學基金，惟此項捐納之恩人聲稱繼續供給學費，至學業終了為止。
- 9 捐納三百六十佛郎凡三年之久，為越南某大修院之學費。
- 10 為高麗某大修生之費用，捐納千二百五十佛郎，以後繼續到晉鐸為止。
- 11 九百佛郎捐為滿洲里兩位司鐸教育的整個階段

12千五百佛郎爲援助安南小修院。

綜計：由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五，共捐八萬五千佛郎，爲創設學費基金，並捐助修院之費用，本會另外寄出祭衣，聖器，聖物，台布，祭器等，數量也很可觀，惟寄出者，皆是寄給本籍司鐸，或傳教區內之修院，內亦有寄到印度康堤宗座修院者，另外本會又寄給本籍司鐸彌撒獻儀，與大量之哀矜，爲周濟他們所管轄之堂口。現今本會奉聖伯鐸爲主保，會員散居加恩或其他教區的城市中，總數約六百名，會費指定，最低限度，每年一佛郎，志願是在援助一切傳教區域，根據教宗意旨，協助本籍神職之栽培，另外本會希望今年度更能擴展到非洲教區，特爲竭力援助聖神會與聖心會傳教士們所轄之地帶。

接到畢嘉爾徵詢信件的聖神會代牧中，有喀班代牧區主教羅拉——一八五四，一九三八——他在不久的幾月後，便代替了愛茂內，作了聖神會的總長，喀班地方的本籍神職修院，原是伯徐主教於一八六一年創辦；開始的幾年，困難很多，在一八九五，修生的數目，仍是希少；羅拉主教，原籍古當斯人，那麼便與畢嘉爾是同省人了，他接到善會的通啓，覺得有兩種理由，來參與這重要工作，當時便與畢嘉爾母女來往通信，接洽創設基金事業，若翰納的答書

是這樣：

主教大人：接到您那情摯動人的信件，我十分感謝您那寶貴的鼓勇劑，特是信中所報告的近況，使我母與我，十分高興，今後我們很敢許給您，我們的小會，特為您的本籍修院效力，但是在我們決定之前希望您再給我們些詳細的報告，為此請鈞座為我們說明：

1 為一位大修生，或一位小修生，常川的經費確實的數目，如果您的組織是大小修生費用相等，那也請示知我們。2 請說明為創設甲等助學基金，每位修生，需要的詳細數目。3 請指示我們，為每位修生的教育，需要付錢幾年，我希望在捐助的場合中，您給恩人頒發其他傳教區，報酬恩人的神恩：一個小小的收據，彌撒，與祈禱等。

主教大人：如果您願意，我給您寄去設立助學基金，或承認捐納教育費用之格式，此種格式，係經許多主教通過的，想主教亦必依法填寫去，然而我每自問：您的修生數目，現今既然還是很少，您是否能夠履行此種永久學費基金創設所立的條件？就是在您修院中，要永久有一位修生讓我們小會去捐助，請你便中賜示為盼，如果您能肯定答覆，那好極了；因為我們更歡迎設立甲等助學基金，如果您答應否認，您仍無所損失，因為我們依然捐助一位修

生，爲能輔助一位謹隨羅馬聖座指導，組織本籍神職班的傳教主教。無論如何，那位熱心的安當拉朋達華爾格修生，很能希望得到聖伯鐸的捐助。請鈞座也告知他，令他多爲我們會中代禱，實在我很需要天主聖寵，爲使我們創始的善會，達到良好目的，我們很願意給它立下堅實的根基，使它未來能實現今日尙草創的一切計劃，我們不願它是一個世俗式的會團，用可能的辦法，聚攏金錢，來辦理聖事，爲此我們尋找其他熱心信友，一如我們，也協同我們，爲這可愛的司鐸以祈禱的生命，刻苦的犧牲，與不停的工作來發展這善會。

四年之後，即一八九九年，她信中提到的安當拉朋達，便因着伯鐸善會的幫助，聖成第一位喀班本籍司鐸。

## 宗座的降福

畢嘉爾母女，因着羅拉主教的援助，在腦爾蠻省找得了許多新進會友，但若翰納畢嘉爾還特外的要求他，設法介紹，以期得到宗座的降福，結果於一八九五年，久已期望的降福得到了，茲將其經過原委，述說在下面：

這次的降福，是藉了羅拉主教的會友，羅馬法籍修院的院長，而得到的；教宗降福的申請書，是以畢嘉爾母女的名義呈給教宗的，申請書的原文是：

至聖聖父：

署名者斯梯芬高亭，查理魏刀畢嘉爾之未亡人，偕其女若翰納畢嘉爾，現住法國加恩城，七年之前，曾已創設一種善會，其目的在援助非公教地帶栽培本籍神職班事業，仁慈的主，降福了我們的事業，自那時起，我們為傳教地帶已分散了十餘萬佛郎，利用上述款項，創設了十四席學費永久基金，分配於日本長崎，印度特立西諾堡，賣索爾，與錫蘭之康堤修院各地，此外又捐納了十二位修生全數教育費用，分佈於長崎，大版，高麗，滿洲里，和印度本地，沿里等處的本籍修院；餘外更供給多數本籍司鐸相當數字的援助，為此懇求聖座，對我們的組織，以及一切現在或將來為此種組織，以任何名義工作人員，施以宗座遐福，蓋此種組織，奉聖伯鐸，宗徒之首為主保；錄取會員，已滿千人；如蒙聖座允諾，實是我們的一大安慰，一大援助，聖父於一八九三，六月二十六日頒佈之聖旨，本會會員，自幸確已先期實踐。

至聖聖父：我們叩請聖座之前，敬求聖座降福，並敢向 聖父直率陳言，表示我們極孝愛，至服從之敬意與惶恐。

聖座最卑微最服從之婢女斯梯芬高亭，若翰納畢嘉爾待罪。

申請書呈上後，宗座恩惠科科長，遂以教宗名義，在同年七月十二日，頒賜降福，其文曰

教宗良十三世，一心至誠，惠賜懇求之宗座降福。

芳濟各總主教押。

降福到了，但並無大赦，畢嘉爾母女，一時悵然，於是更企圖進行新步驟，結果一月之後，幸福地得到了。

### 本主教的准許

教宗的降福，既閃光一道的傳來，畢嘉爾便去拜見她們的巴園主教——吳高寧，這位年越古稀的老人，對於這兩位有些怪癖，而死板的女士，印象原不很好，在善會創始的當時，

便表示着不大信任，因而自持非常謹飭，始終只給她們口頭上的准許，雖然有過兩位嘉安城的司鐸，熱烈的介紹，極力的稱揚過，並另有一位賢明的副主教，當教宗降福來臨時，爲畢嘉爾母女，並伴同她們出席，懇求主教閱讀宗座降福後，即便不肯予以正式的鼓勵，至少應准她們付印善會宣傳小冊。孰料巴園主教，心志已定，不可挽回，不願披閱教宗降福，更不願恩准任何事件；若翰納畢嘉爾寫說：「八月三日，我們從巴園回來，爲了本教區，非常難過，但不爲我們的善會，有所顧慮，因爲我們深信，天主定要引導小會成功的。」

畢嘉爾母女，全力企圖得到一位主教的准許，於是她們又改變步驟，運用新方法，前去拜見賽恩城主教，按賽恩主教區治內，有莫達諾城，那裡原是她們二人的家鄉；高亭夫人，畢嘉爾夫人的母親，此時尚健在；幾星期前她們已請求過主教，但主教給她們寄去了一些獻儀，而「付印狀」却拒絕不給，藉口是畢嘉爾母女，既常川住嘉安城，加之她們的善會，總部也設在那裡，那麼她們當得到巴園主教的准許，及至一八九五年八月六日的教宗降福的頒來，賽恩主教方釋去一切疑慮，並爲他的教區允許了「付印狀」，那麼畢嘉爾母女，除去了教宗，她們又有一位法國主教贊同她們了，這時我們可以猜想：他們是如何的興高采烈，是

如何的感謝天主，榮耀的二人，無公衆的保障，而她們竟尋到方法，供給了傳教區域，十萬佛郎，聚合了一千會員，這是何等的魄力，何等的心火，也真該得到酬報。如今果然也得到了一，此時一份簡單短小的說明書，立刻在莫達諾城付印了，內容有會員爲本籍神職班祈禱的幾句熱心短誦，就是：「宗徒之后，爲我等祈！宗徒之長，聖伯鐸爲我等祈，並爲傳教區域之本籍修院所求！」另外附有：一八九五，七月十二日，至聖聖父，我們的教宗良十三世肯施給宗徒遐福於聖伯鐸善會發起人，協助人，並一切不拘任何名義，爲善會工作之人員，均賜之以宗座遐福，說明書的最末，我們可以讀到珍貴的主教的准許：

允許「付印狀」，於賽恩主教區，芳濟瑪利。

一八九五年，八月六日。

賽恩主教

六日後，又因聖神會司鐸等的新協助，畢嘉爾母女更得到聖座的百日大赦（一日一次），永久願賜於恭誦下列短誦的會友：聖瑪利亞，宗徒之后，爲我等祈！大聖伯鐸，宗徒之長，爲我等祈，並爲傳教區之本籍司鐸所求！若翰納畢嘉爾，至此方珍貴而慰悅的自信，她的努力，今日算光明偉大的得到了酬報；然而若翰納在她勝利進行之途上，還以爲未足，是年十

月她又希望爲會員們再得到一些全大赦的鴻恩，聖神會的司鐸們，費盡心力，設法遏止她的雄心，並善言勸她，先着手組織她的善會，不可至再至三，常請求教廷，如果事業完成，那些特恩，定要不求自得，但鐵頭的若翰納，那裡肯聽，結果，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她又得到聖部的允諾，善會會員，每年能依照普通條件，在下列幾日，得全大赦：

1 正月十八日，聖伯鐸宗徒之長寶座瞻禮（善會主保慶辰）。

2 聖神降臨節。

3 八月十日，聖勞稜佐六品致命占禮。

4 十二月二十六日，聖斯德望六品首先致命占禮。

5 於彌留時，口禱或心禱耶穌至聖聖名者。

「看哪！」若翰納畢嘉爾勝利的寫信說：「看啊！天主是如何的關照我們這小小的事業！」

## 出版善會概觀

若翰納女士，日久的深思着，如果願意使伯鐸善會，毫不遲疑的，風行草偃般向前邁進，那麼出一冊善會簡史概觀一類的書籍是很重要的，於是在一八九六年，便將善會的概觀，編就刊行，分寄到全法國的每個教區，並誠懇地請求各該地主教，給一個類似賽恩主教的「付印狀」，以便在他們的教區內，公開的傳佈這為傳教有益的善會；四月杪瓦恩的主教，慷慨而仁慈的答應了，一月以後，隨着恩准答應的條件，更是雨後春筍般的飛來了；十一月杪，伯鐸善會，竟已得到法國十七個教區的主教的降福與核准，其中一位樞機，兩位總主教，但巴園主教，却始終不肯准許與贊同，同時善會對於管理事宜，召集指導會議，委任會計委員，並開始會務記錄；若翰納又於一八九六年七月杪經賽恩與瓦恩主教，給予「付印狀」刊行一本七十八頁的宣傳小冊，題曰：「輔助傳教區本籍神職事業的伯鐸善會。」這本小冊，很可稱為善會之第一期刊物，開宗明義便是傳信部長雷多好斯基樞機主教的一封信函，公函內樞機特別聲明：「余聆爾等之熱誠，不得不備極推崇，確切召示，爾等之熱忱；本傳信聖

部，特以青睞，注視汝等忠誠致力之善會，並褒獎過去之一切成績，及爲傳教區域之修院收到的大量效果，公函收尾，且附有降福的詞句說：今以至誠之心情與重視之善意祝願善會的進展，『刊物正文之第一章內，有良十三世一八九三六月二十四日頒發的通牒的選粹，其次有宗座對於建設本籍神職班修院一切活動的歷史概觀，並有伯鐸善會初創小史，伯鐸善會簡章，與主教們的批准。第二章內，若翰納摘取善會來往之信件，一切感謝與降福之詞句：印度宗座代表匝來斯基，與印度，日本，高麗，中國，滿洲里，西藏，非洲等處，各位傳教主的褒獎他們都是同聲稱揚發起人，協助人，會員；並述說因他們的慷慨作到的一切善事，其餘的題名，是：本籍神職修院的學生，幾位本籍司鐸，這裡她摘錄了許許多多有趣的事實，本籍修生的謝恩詞，各處大小修院的一切詳細節目，生活狀況，在在都足以引起人的興趣，還有本籍神父的報告書。感謝狀等，最後的結語是若翰納敦勸大家，一本博愛的精神，熱烈的爲傳教區祈禱，與大量的援助。



## (五) 邁 進

此後，善會的組織逐漸完備，爲了進行順利，便托庇於賽恩主教權威之下；也推他做會長，使他推進善會，果然若翰納在一八九七年度，又得意地，勝利地補充了去年的宣傳小冊，而能另行公佈一厚冊，樞機主教及主教們鼓勵與降福的信件：綜計樞機主教有傳信部長，有教廷國務卿，有羅馬本城輔理樞機，有聖禮部部長，有前任印度宗座代表雅理亞底樞機，有倭剛樞機，英倫總主教，有伯勞樞機及宗座大使。總主教共計六位；主教，則於去年降福善會者之外。又添有數十位之多……真是盛極一時，使日前抱敵視態度者，羞慚無地，望之瞠目，而曾加凌辱，咒罵於若翰納者，至此亦率皆歛跡矣。

但若翰納並不以此自足，反進而企圖更新更速的發展。

### 瓦斯行傳的軼事

原是：雅理亞底樞機於無意中，在他的書信裡說出了現在出版了一位臥亞本籍司鐸瓦斯

行傳，按瓦斯神父（1651-1711）是荷蘭人。磨難錫蘭信友時，他是大顯信德的一位，在錫蘭開教史上，也是一位功臣，這本小書，係用意文寫成，雖然若翰納研究意文成程，并不很深，但他依然埋首苦讀，歷四月之久，翻譯成書，在嘉安城出版，一時賣去很多，所得贏利，則盡數捐入伯鐸善會。

根據若翰納的述說，這位瓦斯神父，在一八九九年醫好了她母親的沉疴。對於此事，她曾給一位主教寫信說：「可愛的母親，病的非常沉重，據醫士稱，須要施一次危險的手術，主教啊，您可以斷定我們的痛苦！天主默示了我們去求印度的司鐸，可敬若瑟瓦斯神父助佑。——您還記得，我翻譯了他的傳記，果真，我的母親無藥無鍼地病苦漸漸減退，連醫士也非常驚奇；同時我們又因了天主上智的措施，找到了一位巴黎的名手，他給了一個簡單的診療，我母親的沉疴，竟而霍然，另外我還要說的是，連我本人也受了他的保護，很多次難堪的病弱，威嚇我停止伯鐸善會的工作，但是因着瓦斯神父的代禱，我的病痊可了。」

## 草創修會

爲了維持支撐她的祈禱，而不使它漫然無章的進行，更爲不使它有塌圮之虞，若翰納的心中，早已落意成立一種修會式的團體。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四日，她得到了聖克老教區主教的正式批准，這善會團體也奉聖伯鐸爲主保；簡單上說：『爲本籍神職班工作的幾位熱心女士，伯鐸善會的教員，早已度着公共生活，目前她們又聯合同志組成了一個善會。目的在維持經伯鐸會善的永久存在和發展。她們矢志以她們的熱誠，促進伯鐸善會，並將本人所能支配的一切財物，整個犧牲給本會善，更願在祈禱効力勞作中，度個團體的生活。』

這種修會的組織，一如其附屬的聖伯鐸善會，也奉宗徒之長聖伯鐸爲主保，以輔佐至聖聖父良十三世，在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的通諭上，發表過的傳教方針，并爲促進傳教區域的公教，走向正式制度而工作：

1 祈禱的總意是：奉獻一切祈禱及功善，爲使本籍神職班和修院得沾豐富的天上福寵，使傳教區域本籍神職聖召，日見增多。並使本籍司鐸的傳教工作，得於本國民中收

到豐富的效果。

2 熱力與効力的目的在設法利用伯鐸善會。聚斂大量的布施，由本會謹隨聖座的指導，及傳教區主教們的需要，寄去傳教各地，以便積極援助本籍神職教育事業。本會更爲同一目的，盡力分散有益於認識，愛護，援助本籍修士與司鐸的讀物，并協助本籍司鐸，使能獲得善盡職守的書物。

3 工作，（這一點雖屬次要）：就是作成祭衣，聖布，聖物等……專供本籍司鐸或修院應用。

爲博得天主的歡心，廣施恩寵於伯鐸修會，并降福它的工作，各個伯鐸修會會員，應遵守一種符合本會宗旨，而却同時使她們成聖自己的神修章程。這種章程，規定每日至少一刻鐘的默想；參與彌撒；做私省察，誦無原罪聖母小日課。并加誦「聖母瑪利亞宗徒之后，爲我等祈；大聖伯鐸宗徒之長，爲我等及國籍修院祈求。」每天一次一百天大赦，再誦一次「在天」一次「萬福」爲伯鐸善會在生死去的恩人；誦一分玫瑰經；閱聖書一章；朝拜聖體一次，晚間做公省察……

## 游說與遷居

一八九九年，若翰納與她的母親，雖然身體脆弱的可憐，更加上胃病與肝病的作祟，却鼓勇的依舊行了一次全法旅行。到處拜見教區主教，希望除去善會進行之障礙，并獲得他們的同情與許可。她們的計畫是自巴園開始。這時前任主教已去世，繼任者係未來巴黎總主教雅買德。他高興地歡迎了她們，并與以誠懇的鼓勵，降福，贊美。但爲了明智處理，謹慎將事起見，目下只給予了口頭上的允許，而未會給她們寫成正式文件。但這次的阻碍，依然不能使畢嘉爾母女灰心。她們又走上了征途，歷經曼斯，都爾，以及其他十幾個主教區。及至回到嘉安，皮囊內擁有大多數主教的批准或褒獎狀。畢竟她們的收穫是豐美的，宣傳是勝利的！

雖然，畢嘉爾母女爲處理善會一切事宜，多次須由嘉安長征巴黎。去拜見聖神會或外方傳教會的司鐸，和他們討論方針，計畫如何進行。有時是爲寄送銀錢款項，創設學費基金，或常年學費；有時是爲給傳教士們寄去聖物等等。工作的忙碌，竟使她們在旅館中過了整個一九零零年的冬天。於是她們便決意於次年，要在巴黎城內租一所房子。一則可以免去寄居

的不便，二則可以使畢嘉爾夫人不再來往奔波，而能稍事休息。

## 進行批准

善會的總部既遷到巴黎，善會亦隨之走入新階段。原來巴黎總主教李察爾樞機，對於伯鐸善會特別愛護。另一方面，當時的副主教，巴黎公教大學校長柏師納名義主教也很器重伯鐸善會，他聲明願極力為伯鐸善會工作幫忙，並且接受了善會指導會長名銜。

柏師納主教雖擔任指導司鐸職，（柏氏只任到一九零三年上）但這并未曾稍減若翰納的活動與實權。相反，她永久地保留着善會的實際指導權，不過多沾了柏主教的保護，影響，遇有非常事件，並可以討問主意，請求方策。特是這位副主教在總主教前為畢嘉爾母女幫忙不少。

因着柏師納主教的介紹，善會竟能在巴黎教務週刊，宇宙報和真理報上刊登會務的簡章，動向等等。

也是因着柏師納主教的主使，畢嘉爾始將她的善會簡章，呈達內務部，懇請予以法律上

之認可，爲得到法律許可於「法人」之利益。可惜，她遇的時機不佳；她的善會附帶着一種伯鐸修會，而這年政府正在通過政教分離法，收沒修會財產，驅逐入會修士修女。在這種場合中，當然政府不能批准若翰納的伯鐸修會。若翰納爲得到名正言順的管理善會的財產權，便遵律師的勸告，向瑞士福利堡政府呈文，請求給予伯鐸修會與善會的「法人」資格。書上。於一九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瑞士聯邦政府開會討論。於同年九月六日先行批准善會大綱到十月八日才給了「法人」資格。

正值瑞士福利堡政府討論聖伯鐸修會時，在這城內一個聖母會集會席上，若翰納得到大會主席認可，將伯鐸修會的經過，介紹給在場人仕。這是善會第一次出幽谷而遷喬木的公開表現。過去隱藏在書信，敘述，報告，說明書中的光明火把，今日得以閃耀地出現，輝煌四野了。

若翰納確當地述說了善會的艱始與初期。陳明了她的目的與實行的步驟，並向聽衆呼籲，提高超性精神，慷慨解囊相助。繼則欣慰地敘述了過去的一切成績。

「善會自創始以迄一九零一年的歲除日，綜計在傳教區的本籍修院所創之永久基金共四

十五：分布地點爲日本，印度，非洲法屬羅安果，剛果，錫蘭島，中國，安南，西貢與日露撒稜等地處修院。本會另供給十四位國籍修生全期教育之常年經費。目前已有三十四位曾過繼於本善會之本籍司鐸，正在從事傳教工作，成績良好云云。

聖母會友大會，聽了若翰納的報告，不勝驚奇聖伯鐸善會成績的突飛猛進，遂通過授與若翰納金牌勳章一。大會會員且衆口一辭地共祝伯鐸善會永遠勝利，并藉主教神父們的庇護與指導，得以傳遍各處。卽席，多數司鐸信友自薦作瑞士法國以及其他各地的聯絡員。

### 尋求受恩者

伯鐸善會內部組織既如上述，下面我們可以詳細看看若翰納和傳教士互相往來，討論善會問題的種種情形。

「主教大人——她寫給一位傳教主教說：我欲使鈞座認識善會，并請求降福它的全體會員。希望因天主的協助，將我們的所有，用爲您的本籍神職班與修院事業。所以我榮幸地懇求鈞座，告知我們下列的幾點：

- 1 您的教區內本籍修生的數目？
- 2 在貴教區內，有若干不能得受教育之聖召？
- 3 鈞座肯否為大小修院設立甲等助學基金？每一席甲等助學基金之設立，小修院，大修院各需要幾何？
- 4 大小修院修生，每年每位需要學費若干？（但如果你一個教區能保準常有神職聖召，我們更歡迎設立永久基金）。
- 5 為交換本會創設之基金，主教肯否以聖伯鐸修會或善會之名義，或特殊的以某某恩人之名義，交給我們一張基金創設收據？本善會伊始，即有傳教區主教依照此種章程辦理，現仍繼續如此。收據內容是捐納的錢數，目的，並指定的幾項神恩（祈禱與彌撒），依善會或某某恩人的意願舉行；並允許每年寄來該修道生的姓名和近況。餘外，本善會則願分享傳教事業功勞。以上種種，是善會開始時多數主教規定的簡章，希望鈞座肯簽字蓋章！收據式樣，隨函奉上鈞座，敬希察納！
- 6 本籍修生與本籍司鐸，能否以法文和我們通信？

7 本籍司鐸是否需要彌撒獻儀？價格若干？

8 需要祭衣，聖物否？此二者只是附屬品，雖然，我們却也供給了本籍司鐸和本籍修院不少。

最後，懇請主教，惠然賜答，並開列一切鈞座認為能引起多數熱心會員們興趣的敘述！希望主教，俯肯爲我們代禱，賜以降福！並囑託本籍司鐸多爲我們會員，特是我熱心的母親與我，祈求上主！肅此，不盡依依！

若翰納畢嘉爾

再啓者：「鈞座指定之基金與學費，價格切勿過高，若能平易，則我們更能設法多多的捐助，如此得其慷慨之報酬。再者鈞座是否也願接受半費基金？」

### 章程一斑

當若翰納得到相當答覆時，她便給代收寄去正式基金創設証書。請求簽字蓋章，其証書格式如下：

「某地宗座代收某某，因斯德望畢嘉爾夫人及其女公子（現住法國加瓦道嘉銀城，救主廣場

十八號)二人之介紹，收到聖伯鐸修會和善會捐助佛郎若干，作為本代牧區設立本籍修道生甲等助學基金之用。按該善會原為培植本籍神職而設，意在愈顯主榮，多救人靈，故本代牧以個人並將來繼任者之名義，接受該善會條件，且正式締結合同：

1 此項錢數總額將放於固定銀行，代牧區只能支配常年利息，且專為修院享用。

2 修院內永久有一名修道生，由聖伯鐸修會與善會捐助，然而每位修道生享用此項經費期限，不得過……年；因各地傳教區情形不同，請指定年限。普通以五年至六年為標準。在指定年限內，如有聖伯鐸善會捐助之修道生，晉陞司鐸，死亡，或中途退學，應立時補充，在最後之二種場合——死亡或廢學，在可能範圍內，應以同年級之修道生補充之。

3 每年，代牧區應給畢嘉爾母女和未來之合法的繼任人，報告受恩之修道生姓名，品行，進步，與健康之狀態。

4 每位沾此項基金恩澤之修道生，應負責為聖伯鐸修會與善會會員，日日特別祈禱。晉陞後，則應同樣於每日獻祭時代禱。

5 在晉鐸後之一月內，每位蒙澤者應為聖伯鐸修會，善會的生者，死者，舉行彌撒三台。

6 永久基金創設於某教區修院之後，聖伯鐸善會會員，得永久分享該修院為傳教區生死恩人每日祈禱之效益，每月一次，依照善會宗旨，獻祭一台，會員亦得分享教區內一切善功。

7 合同成立後之一月內，修院中舉行彌撒一台，為上述聖伯鐸兩善會之會員；該修院全體修生，應在此彌撒中，為會員恭領聖體；嗣後，每年內，為善會會員，生者死者，舉行彌撒一台，同樣，修道生全體恭領聖體。

8 合同成立後，應立即指定享用基金之修道生，並說明係某個教區修道生，而此後繼續享用伯鐸善會此項基金者，亦應屬於同一教區。

9 此種文件，應永久保留於傳教區之檔案中，又須另抄一份正式謄本，寄給畢嘉爾夫人和畢嘉爾女士。

此合同成立於某處，由吾人署名蓋章，並有輔理代牧之副署名，時在某某慶辰……（以救

主，聖母，或聖宗徒之瞻禮為最佳）。

年 月 日。

主教署名。

主教綬印。

副主教署名。

### 保障善會權利

多次解釋合同的條件上，發生困難，有的宗座代收不贊同，於是若翰納便不時地提起筆來，辯護善會的一切利益。下面的一封信，便是一例：

嘉安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三號。

聖救主廣場十八號。

主教，

我直言不諱的承認，關於善會在您的大修院內，創設永久基金的困難，委實令我為難。

可惜！在您經過巴黎時，未能乘機明確地規定，基金創設証的條件；因此而需要重新給您寫信，並請答覆。因為，雖然盡我所能，也無法接受鈞座所要求的一切事件，我所以隨函奉上「合樣本」一份，因想您不會保留着前次的樣本，若無樣本，鈞座定不能瞭解以下種種。但請您順便將這樣本寄回！

首先，我驚訝的，是鈞座會在合同上找到了困難。這些條件，原非我自己杜撰，却是貴會的一位主教規定的；後來又經多位會籍傳教主教一致贊成。經驗告訴我，這些條件實在公允。我老實承認，我自己絕不會編寫得比這更好的條件。那麼，我雖說不很樂意，但為給您證明我的善意，主教！我同意您所要求的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四款的修正；雖然，為此最後一件，我委實不願取消全體恭領聖體的一則。原因：我們既是全心為本籍神職竭忠効力，那末，全體修生都該曉得，並且習慣為伯鐸善會——專為他們設立的善會代禱。這不是公不正義的條件嗎？多位主教，盡心給他們解釋善會之宗旨，並勸勉他們，除應守條件外，更多為善會代禱。何況，合同上的全體恭領聖體，並非勉強全數修生去領，縱然有幾位缺席，那也與條件無妨。不過，此項條件，是善會全體會員認為極端重要的事件；我們企圖的唯一

報酬，便是彌撒，聖體，與代禱。到如今，沒有一位主教要求我指定每年獻祭的日期。我不曉得各個修院的放假日期，我又怎能指定？設或我指定日期，而發生了阻礙，彌撒不能舉行，那又如何是好？以上是我實在不能規定日期的嚴重理由。關於第八項，不論現在或將來，爲保護善會的宗旨，我認爲它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條件。主教大人，您並非不曉得，多少修會，爲了避免徵兵制的種種不便，竟把他們中準備晉鐸的人員，遣至外邦傳教地帶；我相信現今貴會中，尙未曾有此種現象，但誰又敢保將來？所以我對第八項始終堅持不讓。伯鐸善會，僅能並且也僅該保護供給本籍神職班，作本籍神職班的恩人。

關於副主教署名一事，據我想來較比秘書署名強似多多；有主教和副主教署名，基金的創設，算是整個傳教區公認的事件。我手中的合同上，有時也簽有三個花押：主教，副主教，然後祕書，證明「抄本符合原文」。然而，爲給您証實我的善意，鈞座的祕書，是否肯在合同上寫出：「副主教不在或不得出席簽字」祕書某某代理字樣？這種辦法，我也曾見過。

爲傳教行裝，我們不願意再訂條約了，如果我們贈送幾件物品，那只是自動而已；爲指定基金額所需錢數，我們無法討論。那只有主教依良心據實報告，有的主教授知我們，他們

所定的價格，是經過教區會議而規定的。可敬的主教，實話說，如果鈞座願開會商討，我們也極端贊成，謹候裁奪！但我們懇請主教未離巴黎之前，先期通知我們您的意見，以定行止。

可敬的主教，我深自愧悔，這些出我意料的困難，阻礙了事件的進行！

善會指導人畢嘉爾上

附錄：如果鈞座有意開會，則一定需要証書樣本，爲此，鈞座來日再從貴處寄回，請順便將通信處開來，並銀錢能否直接寄去，並用何種樣式？」

另一次，（一九零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是寫給一位外方傳教會司鐸：提出了以下抗議：

「我的好神父，既然您極爲喜歡，幾次要求我們答覆，我不願再遲延下去，不給您回信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感謝您多次的通信，使我們喜慰交集。因爲我們曉得，您依然忠誠的記念着我們。」

但是，開宗明義，我先該向您提出一個嚴重的抗議，（或更好說是與您重提前幾次的抗議，我和神父討論此事已不止一次）：就是懇求您與同會修士談論我們的時刻，不要斷然地

，含混地說：『我們是爲傳教區工作，或者，我們是日本傳教事業的恩人，或某某教區的恩人』。但該說：我們創立了一個聖父批准，許多主教贊同的特殊善會——伯鐸善會，專爲傳教區域本籍神職之栽培。可愛的神父，您向我們稱許善會，本無不可；但我想您一定未向您的同僚解釋清楚。因爲他們根據您的囑記，請我們援助他們那些只經傳教同志們贊同，而並非羅馬批准的種種私人事業……。我不願批評此事；但可愛的神父，這是何等的矛盾：他們本應專心致志，作建設本籍神職班的先導（這是貴會會規的一條），而今却忘掉他們主要目的，去耗費精神，財力，熱火，與想像，創造出種種新的事業。不過，這並與我無干！我所關注的是：伯鐸善會原是一種經過批准的善會。希望您自今以後，絕口不再指點，那些使您的同僚，相信我們不慷慨，不好施的事件；既然我們和那些事業無關，那麼我們是根本不去答覆的。

可敬的神父，希望此事從此了結。如果您再講論我們，希望您要說我們創立善會的宗旨，專爲栽培傳教區本籍神職，或者只在天主前提到我們吧！

我們沒有拋去嘉安故宅，但現今在巴黎，爲了伯鐸善會的利益，我們設立了辦公處。那

麼，請您以後寄信，照下面開的地址寫來：畢嘉爾女士，伯鐸善會指導人，巴黎七區，燒美街六號。這是今後伯鐸善會的正式辦公地址，已經巴黎總主教批准，而且樞機總主教慨發仁慈，准許善會會務，在教區週刊內發表。可敬的神父，您看我們並不怕宣傳我們的善會，它並非一個虛像，而確實是一個真正的組織；所不幸者，是多數的傳教士，尙未深切明瞭本會之主要目的；不客氣的說：這些傳教士，好似全忘掉了他們聖召的第一點。希望上主，在這大家恐懼着天塌地陷的大禍臨頭的時節，不必叫他們想起這一點來，而却使他們平安和諧的踏過目前的難關吧！

「若翰納畢嘉爾伯鐸善會指導人鞠躬」

一九零二年十月十六日，寫給一位宗座代牧，原因是：她認為這個教區的本籍修道生，尙未深刻的明瞭，伯鐸善會的目的與職務：

「可敬主教，請您注意：您的修道生似乎還未曾明瞭伯鐸善會的目的，和善會對他們應盡的任務。他們的信件中，固然充滿着熱心的感情，令人獲益良多；但他們自覺是受了傳教區的囑托，而爲某人某人祈禱。如此，彷彿尙未知曉我們的基金創設，是專誠獻給他們修院

的禮品會似乎也未曾明瞭，因此基金，我們在心靈方面，也繼承了領受基金的修道生。因此，可敬主教，我以您素日的慈善來祈求您，乘着小有閒暇的時候，將伯鐸善會的宗旨和任務，製作題材，對您的好修士們，作一次簡短的談話。他們定要更懇切的爲我們祈禱，而如此善會更能多得需要的洪恩，以便滿全天主之聖意，和聖座之希望。可敬主教，凡得享用基金恩惠的青年修道生，希望他們曉得他們的恩人，是專心致力於本籍神職事業的，且都是伯鐸善會的會員。

可敬主教，我這小小的要求，既有裨益於心靈，所以我毫不疑惑，您也定要滿全我的希望。

在上面的若干書信中，或者有人認爲語氣稍硬，並且有的字句，稍欠斟酌，但這一切的一切，我們只好看作一種個性的表現，一個熱烈，奮狂，處事明敏者，性格上的反動；她視善會。一如個人承擔的一種企業；她處理善會事宜，很合實際，並帶有組織與堅持的精神；當她以爲該說某句話，或該做某事時，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阻止她說，阻止她做；她什麼都不怕；也正因她處事有方，剛柔相濟，纔能排萬難而躋光明，切盤根而斷錯節；竟使一個

微弱的善會，增長起來，變作極高的大樹，蔭庇了無數的人群。終且正式歸入傳信聖部，而與前輩所創之偉大事業：傳信善會與聖嬰善會，並駕齊驅，合力為聖教效力，而使真理戰勝地獄，普照四面八方！

## (六) 動人之一頁

### 零丁孤苦

前面說過，若翰納畢嘉爾早已自獻為犧牲了。她會希望過各式各樣的苦痛，她那茹苦犧牲的魄力與真誠，也真是堅忍不拔值得我們歎賞的。但此後她又將嘗到更苦的試探：一九零三年正月五日，她的母親去世了，我們曉得，她們母女二人，關係非常密切，彼此常是相依為命，如果二人缺一，生活便立刻感到索然無味；那麼，我們很可以猜想，此次遭遇的人生痛苦，較往者任何兩次，都更感到傷痛慘苦了。她的健康，自幼就已脆弱得可憐，再加上多年來為善會的奔波，更是一日不如一日。現在，因了這次的打擊與創傷，外表上雖然仍舊支持得住，但內部已是一蹶不振了。

彌留的前夕，畢嘉爾夫人的忍苦，安命，不怨不尤的信心，真是令人驚嘆不置。天主在冥冥之中，為報答她的功德，出乎意料地，使畢嘉爾夫人得見了印度基隆傳教區的代牧，聖

衣會士萬吉治主教。我們可以想見，這位一生服務，致力於傳教事業的畢嘉爾夫人，當是若何的歡欣與快慰！天主教上智的措置，真是奇妙！原來，這位傳教區主教，時常與畢嘉爾母女來往通信；這次，他去羅馬朝覲教宗的時候，道經巴黎，想順便去拜見他的恩人；不料，他竟代表了普世的傳教士，最後一次降福了這慷慨的靈魂。關於這末次會見的經過，萬主教於一九二六年，致書於奧利順名義主教：「當一九零二那年，我去朝覲教宗時，歸途道經巴黎。一九零三年正月五日的一個午後，我便去拜會若翰納亞麗杉畢嘉爾貞女，那時她正和她的母親住在燒美街六號。女士高興至極的接待了我，却慘苦至深的向我說：「主教，這是好天主遣您來到這裡，請您進來吧！我母親快要辭世了！」果然，年老的婦人，幾日之前，已領了終傳聖事。現在更顯着衰弱，但意識却很清醒！我說了幾句慰藉她的話，遂即降福了她，並因了他的請求，聽了她的告解，她的女兒，不停的向我重複着說：「主教，這是好天主遣發了您來呢！」並且，她當着母親，說話中好似埋怨此地的本堂神父們，對於病人有些漠不關心。繼而又說：「是的，媽媽！如果我們把爲遠方所作的一切，在此地作了十分之一，他們一定要十分注意您了！」她的母親回答說：「不要這樣說吧，我的女兒，好天主不會棄捨我

們的！我從病人屋內踱出，他的女兒，願意我給她的母親安葬；「好天主遣了我」。她的母親多次說過：「好天主要從遠地，她們素日所忠誠服務的人中，遣發一位來」。當時我還想不到死竟如此的猝然而至。於是，我向畢嘉爾女士說：「如果你的母親死在我寄居巴黎的時期內，並且巴黎總主教公署要同意此事，我是極端願意的」……因為我在正月八日，便要動身，重回任所。次日，即三王來朝節日，我又去了一次；此時，女士哭的淚人兒似地，接待了我，並向我說：她的母親在我昨日拜訪後二小時內，便平安謝世了。她已遣人去總主教公署請求恩准——許我在堂內公行大祭，拜安所。月之八日：我舉行了彌撒大祭，唱了拜安所的經文：兩位外方傳教會的司鐸，作了我的陪祭者」。

此後的若翰納，便是兢兢一身地度日了，雖然她也有親族近服，但都距離她很遠。並且在她的一生，和親族近服的來往，也很稀少。此後的善會，也只有若翰納一人指導管理了；原因是：她們母女永在一齊，通力合作，始終未准任何外人，協助管理此種善會。她整日裏沉浸在苦悶的海中，自早至晚的痛哭。但是，我們該知道，她是一位極好的教友，有活潑的信德；那末，至少表面上沒有讓苦痛，把她捲入萬劫不復的旋渦中。另外，她也清楚地看出

，此後善會更需要她多加努力，縝密的注意，堅韌的魄力，不屈不撓的精神。於是，她更英勇的支撐下去，絕不肯有所示弱；但她的心已是傷痛欲碎了。

### 神師與依恃

究竟，還是天主的上智，在監臨他的孝女；這時，天主向她要最後最驚人的犧牲——理智的失掉——的時刻，尙未來臨，所以天主便又施給她一付強力劑，爲安慰她這意識生活不久的歲月。

是在一九零三年，正月十一的早晨，她的靈魂深處，感到極端的苦悶，於是就走到一座女修會的小堂中，懇切的祈禱。素日裏，若翰納常來此地。那天她遇着了一位名貴的神父，便走向前去，請求聽她告解；告解時，將所有的愁苦全盤托出；神父聽完苦訴，便以溫和良善的勸語，開啓指導她。這位名貴的司鐸名叫蒲德廬，原在總主教公署供職，每日來到這座巴黎修女會堂中，舉行彌撒。他費盡了心力，去設法平息若翰納畢嘉爾的神祕，煩惱和焦慮；他極度良善，十分謙謹；他深明若翰納的心隱，也明知在這棵靈魂上，有着慷慨，忠誠

，至深的公教化，超脫與英勇的深情。這位聖德的司鐸。的確是一位精明幹練的神師模範；幾閱月後，若翰納的心靈，便漸感覺傾向於他了。在她的一封信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定志絕不因着這不幸的誘惑，尤其是不因着我和您的來往所生的煩惱，而退步不前。自此以後。我要排除一切困難，盡情陳訴我心靈內的隱密。現在，我只懇求您對我要施以愛德的相助，我將一任您的指教，和引導，我將告知您我的一切的一切。如果您認為需要，我將辦一總告解；形神諸事，盡託於您。凡我所作的一切：告解聖體……等熱心功課；總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除去善會，我應保有絕對自由，並只屬傳信部外——一切我完全托付於您；雖然，對於屬傳信部一節，並無所謂許約或誓願，但因主之聖寵，我這志願的服從，更顯齊全；現在我正向生命的另一階段渡過。為善會，同樣也為我個人，這個階段，都極形重要，我願作一切所能，為使天主給我一切需要的恩寵。凡他啓示給我的事，我都願作，除非您堅決的說個「不」字」……

我們讀了上面的信，可以看見，她是如何的信任，依恃她所尋到的神師。若翰納以後的時日，常與他寫着十一二頁的長信，在信中不只是述說給他，自己的一切興奮，並且連她一

切的思想，甚至每日所作所爲，就便極小的事件，也無不盡情吐露，傾瀉無遺。但蒲神父每次都答以簡單的字句，短短的幾行，或內容絲毫無甚祕密的明信片。這些，幾乎使若翰納感到心灰意冷，但我們曉得，若翰納的性格：凡事都要使它有所成就，而不肯有所遺漏。那末，對於蒲神父她當然也是極度的信賴，但一切的經過，尙稱妥貼。原因：蒲神父的性格，頗顯平衡，設或稍差，則勢必要發生種種不便。若翰納却深自慶幸找到如此的神師。她認爲一生，天主給予她的奇恩異寵中，這是極大的恩寵：「我母親死後，彷彿得到使我改換神師的靈感；正月十一日，切願恭領聖體的心願，勝過了我的一切困乏；所以清醒時，我便立刻起身進堂，孰料天主上智安置的奇遇，便發生在維來屋多瑪斯小堂的門口了。這位神父的極端良善，使我傾心向他，幾月來他忍耐着，等待我的信賴心，並給我很多計策，而我却未嘗違從。並且還坦待了我的傲慢，強項，執拗……。是年五月間，初次的光明，使我看出我的痛苦太本性化了。先前的誘惑，原來是變態的聖寵，因爲誘惑多次催迫我去告解，誘惑証實我的無能，誘惑使我清楚地看出我獨自一人，在前進之路上，是不能有所進益的，誘惑迫着我打開心懷，暢叙隱衷。主！你知道究竟，這是你的愛情的召呼的第三次，爲使我悔過自新

自此以後，人生對她，她對人生，又展開了新紀元，此後不再覺得零丁孤苦了；她又有可恃之人，代替了母親的席位。

### 羅馬巡禮

若翰納女士，向四方寄去了訃聞，報告了母親的死，……她不但向傳教區域寄出去了信件，且也向其餘的輔助傳教區機關，與凡她常相往來的善會，都寄去了訃聞；當然她也得到多少動人的回信；並且萊德豪佳公爵夫人敦請她去羅馬一行，——這位夫人，曾在一八九四年，為援助非洲的傳教區，創立了聖伯多克拉味善會，專為援助非洲的傳教區。若翰納毫不遲疑，決定立刻動身，前赴意大利，以便在羅馬聖城，得到相當的指導與計劃，來組織她的善會，時在一九零三年三月，她在羅馬，得以參加教宗登極銀慶典禮，多位樞機和聖部長官，都極端重視伯多善會，且鼓勵她繼續前進。法籍總修院院長亦接受善會的羅馬聯絡員職；這些強幹有力的贊許，使若翰納幾星期後蒙教宗恩賜樞機魏維思為善會的保護人。

## 走向熱心的高峯

伯鐸善會既得到教廷的正式承認，根基遂漸次穩固；這時，若翰納的靈魂，亦逐漸與世俗相隔斷，而更超性化，精神化了。一切的人情世態，在她已認為無可無不可，這好似是她有意識的正在準備着更重的苦痛，更大的犧牲。是的！在她走入理智失掉能力的深夜之前，她該當專精致志的收斂心神，等待着大患的來臨。雖然她尚不曉得是何等的大患：是病苦？抑是死亡？但她已然感覺到了，苦患正在等待，乘機襲入：於是，她便將諾爾蠻省與巴黎的一切財產，一切所有，均料理停當，遷至瑞士福利堡城，並且極力割斷一切，棄捨一切，而走向齊全的境地；她運用衰弱的力量，磨難的心靈，竭心盡力，聚精會神，來重新的，永久的自獻作全燔之犧牲，完全自委於天主，天主聖意所在，她一定要舉步向前，奮起直追，絕不趨起留連。對於一切的苦痛，無論尖刻若何，利害若何，只要有天主准許，她便欣然領受；對於依恃上主，她留下了幾句偉大的言語，我們很可拿來，寫在這裏：一九〇三年八月四日，致蒲神父書……「還有不多幾個月的時光，我要料理妥當我現有財產的賬目，以後天主

願意的時候，這可憐的小麥粒便應朽腐地下了……如果我死在巴黎，請您照料一切，如果死在福利堡，我也依恃着您，距離是無關的，反正我毫不遲疑，一定立刻動身前去，趨向天主；的確，本籍神職的援助事業，諸般待理，然而我却能無顧慮，無遺憾的捨棄生活，離開善會，現在我的心靈，不知不覺中，已將往日關於伯鐸善會前進，成功或失敗之懸心，一變而為想念天主，想念天鄉的切望；總之，一切任天主聖意措置……」

這樣的熱心，這樣的甘心吃苦，不自恃，不自私，而專以天主之意志為意志，以天主之心為心，全隨上主意志一任上主安排，這是不是完全捨棄自己，而走向熱心的高峯呢！

### 幾段日記

她心靈的興奮，熱心的向上，在她一九〇三年五月，至次年三月的日記中，我們可以切實的看到：

一九零三年五月五日。——今日早晨，吾主使我明瞭了一件好久我不願承認的事實：就是我的愁苦，有些過度，母親的訣別，屈指至今，整四閱月，但 I 想起母親，較比想起我所

誓許永久唯一愛慕的仁慈天主，心更感動，次數更多。爲此，我在聖母台前，定了一個堅決的志意；這一月內，我要爲伯鐸善會，藉着聖母，獻給耶穌我這棵整個的心。

五月八日，——今日清晨，我向天主犧牲了我的痛苦中過度本性化的情感。我因着他的寵佑，可說是欣喜的作了這種犧牲，因爲以前，我每次想到母親，便心痛欲碎，此後，我要只在天主的聖愛中愛我的母親了。

六月二十八日，——喲，主啊！主啊！我接受從任何方面來的痛苦，並且我甘心的向您說；若果我變成無用的人，請您令我走開；在我變成阻碍的剎那，請您及速除掉我！六月三十日，——主！主！請止住我唇邊的怨言，至少在我的心坎中，希望常存留着「主旨承行」的意念……

七月十二日，——我的視線，沒有失掉了好天主，我知道很需要他的援助，故此我緊靠在他的身邊。

七月二十五日，——遠離家鄉故宅之先，我在故宅中，作了最後的一次祈禱。祈禱中，我將存者，亡者，伯鐸善會，可憐的我，一切輔助或贊同我的人，聯合在一齊；又是感謝，

又是寬宥；一時慚悔，一時全副精神的依恃天主；過去，現在，未來，我的神形事務，本籍神職班，傳教區之援助，和一切的一切，我都委托於天主的掌握，與聖母的懷抱，然後我才離去了故宅。

八月三日，——一切的一切，使我想像到，我的責任將告結束。現在，大家已贊成我的事業，重視我的善會，並為我的善會操心勞力。那末，天主在開始時用的微賤工具，現在已無用了：「麥粒已應放在地內，腐爛在那裏」。如此成就吧！雖然我的過失無數，我依然無憂無懼地等待着死亡，我預先從我的判官，我的慈親，我的淨配，我的忠信愛友手中，欣然地去接受它！……

八月十六日，——缺少勇敢的心在紛擾着我。主啊！你願意我作什麼？我不曉得啊！如果我曉得你願意的事情，我一定不推辭，只有目前的昏昧無知，愁死我了。然而為愛慕你，為伯鐸善會的前途，我依然接受這種黑暗。

八月三十日，——主！請給我一點安靜！您看看吧！我已陷在一切的疑慮中，踉蹌欲跌了。我的健康衰弱了，我的心無力支持了，我奔向您，請您扶持我！

九月五日，——我的心因主聖寵，已不變更了：承行主旨，是，是，寧為玉碎，吁耶穌！我不願預料什麼，但願緊閉着雙目：投到您的懷抱裏，走向未來！

九月十六日，——現在家庭中一切的犧牲，完全作了。我和我母親的訣別，切斷了最後束縛，但還只有一己堪作犧牲呢！天主願意這犧牲，莫非我要拒絕麼？不，吾主天主，不論您願意如何，我都預先欣然接受。

九月十九日，——主！我希望把您留給我的時日，都獻給您，都獻給您的聖教會，都使我不怨不尤的滿全您的聖意。瑪利亞！極聖之母，請為我求得此恩寵！聖伯鐸！我為本籍神職班，重獻己心與你。

十二月三十一日，——又是歲暮了，雖然依舊不知您要我來年接受什麼，但是，吾天主！我欽崇您的聖意，無論如何，我知道那全是為了完成您愛我的聖意，為了照顧您托給我的善會的進展。我感謝您賞我的既往，我預先感謝您要給我的未來，我想如此作去，就是承行您的聖旨。如果我是自欺，求您糾正我：如果這是錯誤，求您引我走入正軌，還求您加我勇氣，使我不問路途的平坦與坎坷，順利與荆棘，却使我一直踏向前去！耶穌，求您支持我

吧！您是我溫良的，忠信的，和順的伴侶……永久的，日常的，直到我投身在您的懷抱中，消失在您的愛情裏……

在若翰納的書信中，我們也找到了同樣的自覺。當她終日勞瘁，夜不安眠的時期，他常是不停的向天主說：「全隨爾意，勿隨我意」！但同時，特自一九〇三年的七月起，她感覺到她的頭腦困乏已極，而開始憂悶一切，恐懼一切。

這便是她三年後大病的初步侵襲。她的前途，非常暗淡：她多次恐怖的說：「我的心已然碎了」。但同時她還能勇毅的說：「主！我預先拜領一切」。她的心願，只求天主賞她最後的花費，最後的談話，最後的思想，是為本籍神職事業。

我們讀過她的日記，實地的看出她那甘作犧牲的精神，我們——特是本籍神職班的我們，只有景仰，只有感激。



## (七) 割愛犧牲

### 尋求繼位者

自一九零三年，已建基在福利堡的聖伯鐸善會，避開了法國政教分離的影響，若翰納年事已高，精力衰頹，漸漸不能獨自一人管理指導善會。她極大的掛慮是找到一位助她管理善會的人，特別是為當她將來精力衰微，不能再往下維持的時候，做一位代她來管理的人。的確，善會內早已有協議會的組織正式地負有管理權，但目前她需要的，乃是一位助手，一位未來的指導人，一位識見高明，志同道合的精敏女士，來承受她的思想與事業。

前此她計劃的伯鐸修會畢竟沒有成功。

幾次他以為找到才德兼優的相當人物，結果總是條件不符，暫作罷論。一方面，若翰納既然找不到一位合他脾胃的助手；而另一方面，她又感覺自己的健康日見衰微。於是她就想

去找一個修會負責管理善會的一切事宜。因此她接近了多數的修女會，研究他們的會規，在他們會院中住幾日或幾時。

一九零四年，她在羅馬私人朝覲了教宗比約十世，手執着一份求祝福的奏摺，開始誦讀着。但教宗却取過來，自己念着，在每一件請求上，教宗都准予降福。隨後她又覲見傳信部長高狄樞機，再三討論着他托於修會的計畫；並且聲明，如果需要，她寧願完全退出，為穩定善會的前途。當時傳信部因法國政府反對修會的法律，絕對的勸阻她投向法國任何修會。從這時起，聖部便有了決心，日後把善會移到羅馬傳信聖部，但這計劃到一九二二方纔實行。此次，傳信部長只是鼓勵若翰納依舊放心做下去，不必過慮，將來自由天主安排，一定有人代替。並且他也向若翰納說明，設或一旦她離開人世，伯鐸善會或者可能收歸聖部，但聖部一定保留着善會的特殊性質。

這些為若翰納女士是一番絕大喜樂。當她看到羅馬如何重視她手創的善會，並聽到她們的保護人魏維思樞機向她聲明：「妳走的路正符宗徒與聖座的傳教方針，故此為妳這會的前途，絲毫不必掛慮。妳請求我們指導妳的善會，這事做得很好，我們應當認識清楚，遲早羅

馬必要正式批准呢！

### 芳濟傳教修女會

幾經波折，幾經尋覓，仍未得到圓滿結果，仍未得到寄托。這時我儂若翰納的頭顱，早已絞盡腦汁，坐臥不安了，於是重奔征途，到瑞士國去；因天主奇妙上智的措置終於找到了福利堡，芳濟傳教修女會。原來這修會的發起人，與第一任總長苦難瑪麗姆不僅是一位心胸豁然，德高望重的修女，且又才智非凡，處事明敏（不幸的很，在她合若翰納相遇後不久時就謝世去了）她極端贊成伯鐸善會。她收下了這位可憐的病人，並甘心接受了管理伯鐸善會的重大責任。一九零四年，十月二十日，合同正式簽字了。條件是：伯鐸合法辦公處，此後遷入芳濟修女會的福利堡會院。善會總指導會中，永久有三位總長指定任命的芳濟會修女：一為善會會長，一為秘書。一為會計。至於副指導人，永久是一位教友。但若翰納以發起人的資格，在她生時常保有會長的名義與職責，另三位修女中之一位選做副會長。舉凡施與善會的哀矜與會費，在未指定每項用途之先，將以伯鐸會名義全都存於福利堡國立銀行。求

援的申請書須經總指導會察核批准，以定取舍。每年應寄給傳信部長一年的成績報告。各國應設立全國指導會……

同時若翰納也簽字畫押；此後善會的未來，便有了十足的立腳點，真正的根基地。於是她不再勞心焦思善會日後的管理與指導了。但是現在若翰納爲了和這些修女，繼續爲神職事業發生緊密的連繫，並能使善會早日發達，使芳濟修女熱心管理善會起見，她便邁進了芳濟三等會內，取名十字瑪麗。在進會的當日，苦難瑪麗姆也親自參加了。

這時伯鐸善會的基金，已超過八萬佛郎，繼承的修士七十有餘，是年三月，善會供給成功的第四十六位修生，榮登鐸品恭獻加爾瓦略山聖祭，試問若翰納的心坎中應做如何感想。

## 辭 職

畢嘉爾女士，形體上的苦痛，一天天的加多，很多人想她大腦後部定有一個病瘤，想爲代聘醫生，詳加檢驗，以便調治。但她却拒絕了，她的頭顱一天痛似一天，幾多次她陷入使人掛慮的頹唐狀態中。一九零四年臘月杪，她相信自己要死在瀾利堡。終於病勢稍緩。但這

正爲使他多受苦痛。有時她太息的說：「吾天主！鐸曹稱我爲繼母的代價，好難當呀！」芳濟會修女謹慎地照管她，個個都驚奇她那勇敢老練的心靈。她的溫良慷慨，自棄，謙遜，熱心令人心悅誠服。她不怨不尤，甘心地忍受痛苦。更奇怪的，是她依然不住的求着天主，多多賞賜她吃苦，這真有點是「聖人之心，稚子莫測了」。

一九零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她斬斷了最後藤葛，不再管理伯鐸善會。她曾向一位同事說過：「照醫生的意見，我需要長期修養，不然，將出大錯；而且縱然長期休養，他們也不肯担保萬全。我所禱過，沈思過，目下我決定了，我要無條件的向您和其他管理伯鐸善會的會員們，辭卸我的會長職銜，請您將這信件送給總指導會的諸位和聖芳濟修女會的會長。我深謝大家同我共分甘苦的厚意。我這裡談不到反悔，反悔即便有，也該完全消失在天主的聖意中。若果天主仍給我力量，我還依舊爲伯鐸善會工作犧牲，但不要求管理權了。總之，您很能信任我對於伯鐸善會，要盡我所能，忠誠效力。」

## 回里靜養

伯鐸善會的實際指導，此後，完全歸於芳濟傳教會修女了。若翰納的壓身重担，從此便一卸永卸了。她的精神上，形體上，一定都感到一些鬆快。於是爲了休養起見，她便起身又回到了故鄉嘉銀，而邁進了慈愛會修女的牆門。她們很快樂地接待了若翰納，並許她常住修院，有時芳濟會在管理上遇到困難，便寫信給她，要她講解說明，這爲她是極度的麻煩。此後她再不願重提善會隻字。我們曉得若翰納會爲它犧牲了一切，連她的健康也包括在內。前日她會如妬女般的，不許別人指導她的善會，嘗稱善會是她的性命。現在她爲了服從天主聖意，竟肯與伯鐸善會完全斷絕，毫不留連，這真值得我們欽佩！

她有時忍不過這些往還的信件，便感嘆的說：「唉！忘掉！寂靜！……」我甘心願意走向一片曠野。目前，除去想念天主，世間沒有一事一物能使我休息。」

雖然，若翰納的心靈，正在盪着無限的風波。一次她寫信給蒲神父述說這些：「……多次我會飄盪在誘惑波濤中，前天晚上，我忽然極端反悔放棄了善會，並駭人聽聞的嫉妬芳濟會修女佔有了這善會。我極力奮鬥，鏖戰兩小時之久。夜裡醒來，又苦鬥了兩個鐘頭……這真是瀝血撕心，出生入死的大戰啊！我相信我所感覺的苦痛，就如慈母看見自己極瘦的孩兒，

受到奶姆或媒姆的虐待相似。第二天早晨，整個的我已是粉碎，但我依然毫不遲疑地又領了吾主，懇求他驅除這些醜惡的意念」

### 狂病的朕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悔的誘感勢力稍戢，而心靈上的心窄與狐疑病又冲入了她裂痕的心靈，使她鎮日憔悴不寧而陷入驚黑，慘淡，摸索狀態中。最神秘而令人莫測的事：是當她心窄的時候，一有懷疑事件，她立刻寫信尋問神師，請求指導。但是信一發出，她對此事的懷疑與心窄，竟霍然而去。繼續地又是新的心窄來臨。但是這樣，她的精神失常了。有時她鎮日痛哭……痛哭止後，便伏下頭去，靠在地板上祈禱，這時她的腦筋已漸漸紊亂了。但在其他的刹那，她依舊保持着完全的清醒。她雖然未能清晰的看出，等候着她的病魔是可憐的瘋病，然而她亦預先感覺到她未來的苦痛，並不是即刻死去，而一定是一種特殊的苦痛，將她和其他生者隔離開來的。

她會說過他感覺的彷彿是一道急流，愈來愈快的曳着他。她感覺到前途激茫，好像有一

堵高牆轟然直立，阻住她的視線。她多次祈求過說：「主！你願意我做什麼？請主發令，婢女在此靜聽，準備服從。」但是，她只聽見一種聲音，叫她祈禱，收心，受苦，埋沒一己，而別無所聞。

一九零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當她領聖體後謝恩的時候，她好似透視出將遭遇的一切；「回到我的跪凳，彷彿吾主給我顯出一架十字，很小很小。我看得很清楚，但我只是看見了十字，可是我堅深的信這是吾主顯視給我的，願意我口親着接受它。那時我重新奉獻上我的意志，甘心的口親了苦架。我簡單的向他說：「溫柔良善的師主！既然我把我的意志全獻給了你，那麼證明我是有意接受背一切的苦架。但請您伴我背吧！您知道我連最小的苦架，也不會自己背起來的。」這至少是我的思想。那時我彷彿看見吾主執着苦架，栽在我的心房中。立刻這苦架爲我又逐漸增大起來，可是仍然如開始出現的時候那樣的漆黑，我說不出這是否痛苦？裡面有幸福也有痛苦，並且使我驚奇……然而自救主栽在我心內不久之後，我相信他說給我：（錯非我是自欺了。）「這架十字是我的愛情，從無始給你預備下的孤獨的恩寵，雖然妳有時失信，反抗我的計劃，我依然爲妳保留着他；固然你做了一切爲破壞，爲使

你消失這極大恩寵，我的仁慈却依然憐恤你；今日也賜給你如此大恩……。「鑽心的痛苦是陸續的繼增長高着，濃濃的雲霧籠罩住她的腦海，真有使她辨不出南北東西。但她的心靈身邊依舊不停的呼着，喊着，重複着：「爾旨承行」甘願自做犧牲獻為全燔之祭。

一九零六年三月上旬，她的病勢轉劇。她自己也肯定的說：「一切有如天昏地轉，上下顛倒」了，她很害怕，驚慌她將要神經完全錯亂，她寫說：「口頭上，心靈中，我希望，雖然衷心惴惴，不願服從，但我希望能符合天主聖意，全心愛主的愛情：望主永受讚美。」

神經衰弱了，寒熱不均，惴惴的心靈，疲憊的腦海，使慈愛會的修女們，極為罣心，她自己也深自明瞭這未來的結果，於是在同年三月十九日，寫給了蒲神父一封很長的信件，言詞真切，情摯誠懇，的確是心靈的遺書，如果我們細心讀下去，不能不有動於中。

## 絕筆的遺書

### 溫良可敬的神父

「昨日由院長姆姆手中，接到您寫給我的那封真摯信件，我心無任感激，您對我所有的

忠誠情感，完全流露紙面。我很覺感動，但不能哭泣了，這是因了我愁苦的病症使然。一切希望承行主旨。即便是愁苦交加，釘我苦架我也心甘樂受。我的神父！我雖可憐至極，無限次冒犯過上主，但我依然懇求他的寬恕，依恃他那無窮仁慈，他絕不致棄我而不顧吧！我幾乎不能祈禱了，不能感覺到我是在說甚麼。但我依然努力使我的最後思想還是爲天主！爲給他聲明，我愛他，並且情願接受他在我身上的一切措施。我鏖戰無數夜晚；那時簡直是永苦的地獄貫滿了我的心靈，催迫我走向恐怖的失望；我不止息的重複着：「我永久要依恃天主」。希望耶穌永久是我的愛情，希望因了她溫良而甘飴的母親，至聖童貞母，仁慈的睡青，而得到救援，我協同聖芳濟撒助爵，及一切經過誘惑的聖人，多次地念着：「呀！至聖童貞瑪利亞！請爾記憶。」我可憐的舌頭已是鮮血盈盈，阻止我表達出我的心願啊！我的意志又是如此的薄弱！瞻禮七，向我聽告解神父，將我靈魂的狀態，約略地陳述一遍。他以爲用不着重新爲我解罪，依然准我繼續地去領聖體。我尙能去參與彌撒，昨日今日全恭領了聖體。我深深地恐怖如此的援助，將永離我而他適呢！神父！對於一切，我都說：「主旨承行」。這裡我附帶聲明，幾行字句，作証我不動不搖，依恃天主的心情。我不曉得院長姆姆給你寫

了什麼，並且我也不正確地，曉得人家對於我的現狀，作何感想。但我已預先告知她們，我覺得我可憐的頭顱，作用效能行將告終。而且我全身上下，已發生了一種震顫，醫生只說這是神經衰弱症，並且希望能不日痊可。他也曾肯定，我常做着思想，漆黑深鬱的思想……我相信我是患了充血症，或者是充血症漸漸的在演進呢！因為我從來沒有過如此的感覺。我求人請了醫生來，他已來過兩次，不久還得來。我聲明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上精神療養院去。院長姆姆有極深的愛德，她准許我在這裡開始治療。我深願講解我對他的知恩心，但我已不會說話了。無聊中，天主以極大的援助，又照顧保護了我。每日早晨，人們叫我洗浴；大家如此做去，是希望能引起一種反動，容或可以消滅我的病候。我最難過慘苦的，是大家說我，是因了長久祈禱，而招致此種沉疴。如果只我一人受此詆毀，我到不過於恐怖傷歎，因我深深曉得，我的祈禱，原是一文不值的。但不幸的，我最恐怖的，是大家不加深究，貿然地來責斥您：說是您曾准許了我常時間的祈禱。不過我已向他們聲明，這一切的一切，全是我自己做自受！神父啊！若果有人因此而責備您，我真有些不忍。我詢問了告解神師，對我的現狀，應如何處置。他答勸我對這一切放心。——您既不在這裏，我該認他為天主的代表，

讓他去辦理一切。上星期六，我寫信給魏先生，使他在我所有的動產上，直接轉給伯鐸修會一萬佛郎，——我又預先告知了芳濟會總姆姆，如果我所餘財物，不够自養，請她允許我一點接濟——同時我又湊齊五千佛郎——使人給您送上去二千。為租金事，我完全信託您——目前我的頭腦尚能思想；雖然大家都保證我，絕無後患，但我却覺得，內部已發生一種非常的變化。那末我交給您這封信——如果您指示我更好的辦法，我要重新再寫？我是否能重新再寫？租房的人們在亞冷松，我不知道他的通信處。將來如果需要，如果與您無大關係，請您通知我的表兄弟。他們是我的近人，寔話說，我不認識別人，他們也是教友呢。其餘的一切，天主要措施。或者說，天主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要措置一切呢！因為這些原是聖教會的產業——這封信，依據我的思想，是天主指示給我的。現在，我願立刻能交出我一切的所有。後來呢？希望大家供濟我的殘年。這種思想也許是悖理的。因為我的狀況愈來愈壞，事情要怎樣處理，又要怎樣管理我的財產——我心底深處不停的重複着聖咏的一句：主！您並不需要我的財物……然而他不是允許了我的好母親為他犧牲，並留給他弱小而可愛的善會一切援助？我不必重提，我過去做了一切——因為我個人的私意，把事情都弄壞了——現在我

按我所能的依然跪在吾主足下，深入他的心中，重新再做我私意的犧牲。神父！請您用祈禱來援助我吧！我也爲您和您的一切志願，自做奉獻，請寬恕我目中無人，書信中只談論了我一己。請恕我如此頑強，如此惡劣。在吾主和聖母聖心中，全心願做您的小女。

若翰納謹稟。」

「寫信時，我有些傷感，不禁流了幾滴熱淚！您爲我求得幾點熱淚吧！我以爲痛哭幾場，病苦或可去掉！這封討論我事件的信，恐怕使您有些爲難。可是我向您說的都是實話呢。唉！現今我獻出不得見您的痛苦，啊！這苦楚却真是非同小可呢！請您通知日某女士，我永遠感謝地記念着她呢！」

### 大病襲來

漸漸若翰納的狀態愈趨惡劣化了，然而還有完全清醒的時日。寫給蒲神父的信件，雖已稍有間隔，但她寫就的仍是溫和外溢，情感滿篇。信內討論的事件，多是她的苦痛，腦海將潰等等，但特外是依恃天主，自絕已有，全心委托於天主之手的字句：她預先接受一切無論

如何的苦架。大家爲安慰她的心靈，告訴她病症無妨，只須安靜恬寂的保養下去，遲早終有一日要得到痊癒。可是她自己却承認說：我的病已深入膏肓，不可救藥了。這原來是我該負的沉重苦架啊！此後，她不能再睡眠了。她的頭部難過，使她如坐針氈，不知如何是好，眞彷彿是要迸裂，要瓦解的一般；她的心嚇人的跳着，她已不能和人談話，讀書寫字也漸漸不會了：「我不相信我會困乏如此！」一九零六年四月三日她傷歎的說。再過三日後，她談到她腦海的衰弱，愈益加重。她說：「苦死我了，因我夜不能寐，於是在一切失慰的思想中，有充足富裕的時間，使我發出服從順命的情思……這是我遭遇的最惡劣的艱苦！」幻覺愈來愈多，她的身體顫動了，靈魂已變成了雙重的，竟不時自問何在。四月初旬，嘉安修女，眼見她的病勢，愈演愈劇，勸他去巴黎療養院靜心休養。那時她依然有些力量，精神還存在着，所以寫信給蒲神父，說自己很願去隔離病院，或精神病療養院。

四月十三日，經過了一次特殊難堪的劇變：三天三夜，大家都焦心的掛慮着她的生命，以後她們把若翰納送到了巴黎一座療養院，嘉安慈愛會會長寫信給蒲神父說：「她的現狀，苦惱的很。特是因她尚能自知，而回憶起一切她不能自禁而說出的狂言，做出的狂事。她眞

是動人可憐。病的發作，狂顛的發作，是如此的進展着；最初，她還能自由行動，再後因她的腦筋錯亂，不堪的意思，永罰的思想，魔鬼的襲來，感覺的恍惚……迴繞她的心靈」。四月十八日以後，她開始度着監禁的生活，她相信在自己床下，看見了福祿泰爾的醜像；看見園中的人們都赤裸裸的。她以為人們說着放逸淫穢的言語；並且她也多次談着，叫喊着，她很願意賠補思想的過錯。他願自找各式各樣的苦痛爲補償這些罪過。那時大家喚起她的宗教意識，使她抵抗這些病態的印象；但她對於拚棄這種病狂，已是難堪至極了……當她病勢較輕的時刻，她永遠是清醒的，永常哭泣着壓在她心靈上的意念，謙遜的請求寬恕，也承認她是受着自禁不住的幻覺與魔纏的壓迫。她想到這些，只有鎮不住的嗚咽……於是大家都重複的勸告他，那只是病魔作祟二豎爲災，並無所謂罪惡；但病勢一來，她便又陷入無知的狀態中，失掉她的一切辨別力。有時，她清醒了，曾有一次寫信給蒲公說：「剎那復剎那，我的頭顱是如此困乏，如此疲倦，恐怕我要全失掉我的機能」。有時她要求蒲公前來給她解罪，並托給他伯鐸善會。她會囑託給蒲神父：「我所遇到的一切，將必影響到善會上。請您盡可能的方法，爲它預防補救一些吧！」又說：大家一定說給您，我要好些了。是，在某種觀

點下，固然好些了，但我內部永永遠遠的受到病魔的打擊：從嘉銀它便擊傷了我。最傷心難過的是：雖然我的腦筋困乏已極，但我都曉得我這不幸的狀況。我傷心難過，無慰寂寞，我想到我的前途，將有長期的年月；那為我在各種觀點之下都是苦刑，……如果您曉得我所受的苦楚啊！我不停的向天主喊着，我永遠仰望他；但不能阻止可憐的頭顱，任所欲為！她在清醒時際，最後的志願之一：是託人在夢拔納地內，為母親買得坟墓的永租權利。她最後對蒲神父的呼聲是：『我攀援、追逐、緊抓在天主聖母仁慈之母的依恃上。屢次在可能的範圍中，我勉力發出痛悔過去行為的善情』。可憐動人的呼聲，愁苦的呼聲，這好似船將沈水，被難者淹沒之前的哀鳴，天下有心人，誰不齊落傷心淚，同放一聲哭！她的狂顛瘋症，一日甚似一日，自一九零六年五月十八日起，她結束致蒲公的來往信件。至此她病態已算走入不可救藥，無法收拾的階段了。九月廿九日大家把她托給苦魯尼若瑟會的修女們，而她們把她送到亞冷松瘋人救濟院去了。在那裏若翰納一直逗留到她的死日：即一九三四年四月廿八日。如此二十八年之久，她始終沒有恢復了理智。可是在起初幾月內，她的理智作用有時還稍微恢復，說幾句明白話。關於一點，亞冷松的瘋人救濟院院長，寫信給雷甦爾先生，

得非常清楚：「畢嘉爾女士，在很短很短的清醒時間，只能說幾句話，而清醒時節是愈來愈少。自入院以來，只兩三次有幾小時的清醒，至多一下午。親愛的病人，有時明白的睡去，次早，睡醒時，可憐的理智，又沈沒了。當這清醒的剎那，她談論伯鐸善會，哥哥的死等等，並且也明知她自己現在那裏，除去這樣的時候，她便好似活在太空中……畢嘉爾女士是在理智昏迷的時節，領的終傳聖事，然而人把苦像挨近她唇邊，她還會親吻；人家提醒她幾短誦誦，她也細聲念了，却未能領吾主聖體。」

### 忍苦與收穫

一九零六年二月抄，若翰納畢嘉爾寫說：「我一任好天主決定，我當在何等場合下了此殘生。希望他肯措施一切，令我在寂寞和真正的謙誠中死去」。終於天主允了她的祈求，一九零三年，她談到自己的頑強執拗性，曾說過：「很該叫我這鐵頭讓步，或者好天主不得已，在他的鐵碇上，用捶將它打碎；」她能容忍這事麼？這是否一個未來苦痛的預覺，抑又是來日受害的映照？反正她久困久乏的頭顱，早已種下了大病的根苗。不論如何，有一件事，

却是真而又真的；多少次她自己獻為全燔的犧牲。天主的上智，實行了她的志願，當她意識歸來理智清醒的時候，雖然前途，如此暗淡，如此慘苦，她從未口出怨言，尖酸刻人。更沒有反悔與抗違。反之，我們在她筆跡內，言語中，找到的，處處是依恃，希望，愛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比如說：『是爲了他們的靈魂，父親與哥哥的靈魂！我自獻為受苦的犧牲，從此時起苦痛是永久的追隨着我，而我便有了希望』……『痛苦災殃，拖我如俘虜，所遭所受，多多益善；我既獻愛情的全燔之祭，決不反悔，決不取回。我要受很多的痛苦；但若因了如此的代價，小小芥子，才能發芽長大，那麼，我要拒絕它，便是罪惡了……』不，絕對不，若翰納從未拒絕受苦，無疑的，因為她甘心吃苦，犧牲自獻，善會才會發揚光大起來，本籍修道生與司鐸的數目，也由三千五百，突飛猛進，而增至兩萬二三千名左右。在她生時善會不過傳入兩三國，會員不過千餘名；時至今日，伯鐸善會居然傳到無數角落，而邁進數十國際；會員的數目又不啻幾百萬？偉大的數目！偉大的成功！誰敢說不是畢嘉爾女士的甘自忍苦，甘自犧牲，而獲得的代價？麥粒不落地而死，不過一粒；落地而死，收成百倍……畢嘉爾女士為本籍傳教士而犧牲，而罹病，而忍受一切苦辱，這樣使我們看見遠東廣

漠原野的疆場上，在不停的增添着生力軍，個個矢勤矢勇，攻向魔鬼的中堅，而拯救我們的同胞，於水深，於火熱，於永遠喪亡之中。試問我們之有今日，能得進教事主，是否直接間接，受到貞女的恩澤？飲水思源，我們該永久的紀念我們的恩人。更有進者，她那精誠苦幹的精神，不屈不撓的毅力和那與霜雪不溜的美德，頗值得我們去效法。希望忠誠的讀者，把若翰納畢嘉爾女士的嘉言懿行，放在目前，奉爲矯矢。希望大家偕同畢貞女感謝天主，賞給她並藉她賞給聖教會的公私諸恩，庶能同聲咏唱着說：「上主仁慈，我將永世稱頌」云（聖詠第八十八篇一節）。

畢加爾貞女小史終

Paul Lesourd:

L' Holocauste de Jeanne Bigard

traduit Par

Mr. L' Abbé Simon Fong, C. M.

Cum Permissu Superiorum.

Editio 1a.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畢嘉爾貞女小史

全一冊 定價每本五角五分

(外埠郵費酌加)

逡譯者 馮奎璋

發行者 公教教育聯合會

北京關東店甲一號

代售處 遣使會印字館

北京西什庫天主堂

印刷者 震生印刷局

西四宮門口東廊下

24

605041

605041